



種へ 16  
2752  
18





門 八 16  
號 2752  
卷 18

青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八首

游雲門山記

出青州之南門可五里而近曰雲門山山下夷而再  
成銳上將及宛有中虛之洞以穿其背而上望之為  
鏡為射的焉正與郡齋對晴則熒熒然小雨則濛濛  
濛濛然以歲昔更獻狀於几席若覬余游者而未果  
會學憲吳峻伯東按行海上道青余乃以間得從峻

昭和十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購求



伯往時春而雪初霽未盡消也道涼甚籃輿躑躅陂陀間昇卒肩相輔後趾躡前趾而分級之半猿貫上久之始抵洞洞高丈餘縱倍之橫殺之余與峻伯乃舍輿而步穿洞旁躡百餘級至絕頂則磐石重巖可列坐數百人東望青葱鬱蒸不別天地其大海之氣乎西南連山亘帶不盡若斧劈若劍鏗若駝若狻猊若率然者吞吐雲霧與旭日相媚晶瑩玲瓏掩映霏疊紫翠萬狀下頰郡會雉堞歷歷雪宮之鷗出沒松柏若翡翠之戲蘭若也余命酒飲峻伯已各分韻爲七言一章成互歌之余雅吳詠爲羽聲噓之入霄漢

縹緲徐下與天籟會虛谷和響百萬木奏節覺群山秀色時時來襲人衣裾余衷峻伯而酒之迫則踉蹌下繇故洞走西間道襲之乃復得小龍洞焉偃而入深可四丈許中裂為澗水泓澄不乾旁有石牀枕可偃卧余乃與峻伯卧飲甚歡也已相謂曰爽鳩之樂可再乎哉卑矣牛山之涕也有晏子之對在雖然東方之人稱牛山者即不得舍齊君臣而他詠也均之乎不朽矣則牛山之樂爽鳩氏不得而有之齊之君臣獨以微言而得有之至於今也吾二人母亦易自廢而千古茲日既罷酒還明日乃以詩付山僧使刻石



而為之記

海游記

登故枕海山東門不一里大菟之圃在焉其陽依海  
壩而壇余與叅政姜君良翰行部登既視事五日乃  
以牘之間出游觴於壇輕雲蒙籠風師不驚文淪若  
鼓容裔滉漾與天下上俄而東南雄虹起亘空若銀  
橋蜿蜒而下飲於海驚流噴蹙璣貝萬斛飛躍注射  
若五金之在溶芒穎朏爛皆觸睛眩已徐徐縮入海  
既旬久之顧見鼉磯大小竹諸島雲氣驟變峰嶼盡  
改或斷或續或方或圓或峻或行或英或坯或陟或

密或墮或噍或浸漉波浪或斗挿入漢或為鵠或為  
伏虬為虎豹者不一童子趨而前曰是其將市乎忽  
大風發吹雲散不果市余慨然謂姜君曰於乎此可  
衰之士所得而影響其君為始若武者哉彼其驚幻  
變之熹微歎光景之恍惚以為其下真若有神僊者  
焉思竭天下之力以從之而竟不可得不知其泡沫  
之軀倏焉而滅為茲海之雲氣久矣夫身挾名而俱  
盡者何限乃南望田橫之島則隱隱負生色焉然至  
於讀魯仲連被髮蹈海之書蟬蛻物表視斯人未嘗  
不愴悅俱失也於乎古所謂僊不死者是歟非耶姜



君不答第趣觴觴余醉而歸

游張公洞記

由義興而左汎曰東九九者九里表也水皆縹碧兩山旁襲之掩映喬木黃雲儲野得夕照為益奇已泊湖汭湖汭者洞所從首逕也夜過半忽大雨滴歷入蓬戶余起低回久之質明始霽從行者余弟敬美燕人李生歛人程生郡人沈生張生時余病足李生亦病為李覓一兜子并余弟所攜筍輿三為一行其三人為一行可四里許抵洞始隆然若覆鼓耳張生者故嘗游馬謂余當從後洞入毋從前洞所以毋從前

洞者前路寬一覽意輒盡無復餘意盡而穿橫關險陘甚多中悔不能達余乃決策從後入多列炬火前導始委身一竅魚貫而下漸下漸滑且峻級不能盡受足後趾俟前趾發乃發迫則以肩相輔其上隘又不能盡受肩如是數十百級稍稍覩前行人如烟霧中鳥又聞若甕中語者發炬則大叫驚絕巨萬乳皆下垂巖巒翫錡玲瓏晶熒不可名狀大抵色若漁陽媚玉而潤過之稍西南為大磐石石柱踞其上傍有所謂牀及丹竈蓋廡者稍東地欹下而濕跡之則益濕且益窪不可究即所謂僊人田也回顧所入竅不



知幾百丈熒熒若日中沫時現時滅久之路幾斷其  
下穿不二尺所余扶服過下上凡百餘級忽呀然中  
闢可容萬人坐石乳之下垂者愈益奇為五色自然  
丹蘄晃爛刺人眼大者如玉柱或下垂至地所不及  
者尺所或怒發上不及者亦尺所或上下際不接者  
僅一髮石狀如潛虬如躍龍如奔獅如踞象如蓮花  
如鐘鼓如飛僊如僧胡跪不可勝紀余時僊足益蹇  
強作氣而上至石臺俯視朗然洞之勝至是而既矣  
會所齋酒脯誤失道呼水飲之乃出張公者故漢張  
道陵或曰張果非也道陵事在蜀頗著許遠游貽逸  
少書稱金堂玉室僊人芝草左元放漢末得道之徒  
多在焉此亦豈其一耶王子曰余嚮所覩石林丹竈  
鹽米廩及碁局者彷彿貌之耳烏言僊跡哉烏言僊  
跡哉

玉女潭諸游記

出張公洞半里許得史氏之廢院憇焉即故天中宮  
址也會所齋酒脯至相勞苦飲食小間仰視旁石壁  
峭上十餘丈下有泉紺碧色酌之甘客曰循此西可  
抵玉女潭余遂起蹙蹙行蔓草中然甃石鱗切道甚  
平曰史氏所治也可三里所棹楔書甚偉至則道益



飭治脩篁茂松蔥菁峭嶺極望無浹有老氏宮宮焉  
主者則二僧延余縱觀為二祠壑處久之出綠石磴  
上可數十武稍折而南為玉女潭潭方廣各五丈許  
不以水旱溢涸齋亭泓澄可數鬚髮大石梁斜覆之  
覆不盡者十二黃葉時墮鏗然有聲李生約絙以石  
而擲之其深者竟五丈絙不見底余呼酒舉一卮下  
僧導余行可百弓抵瓊樹所天矯偃蹇欲無白日幹  
若數虬盤蟠而下取根則上搏相格益怒甲鬣開奮  
即唐人獨孤及所稱日日思瓊樹者也計其歲可伯  
仲吾虞山檜耳傍有巨石昂首出隆準兀崿兩洞晚  
晚水深綠如雙睛却視令人懽然僧乃導余飯史氏  
庄中堂亦祠壑處也周環若壁為八卦齋後樓凭之  
可從隙望太湖門者傲余以不可上乃止史氏者今  
太僕恭甫也僧間為言所以得玉女潭狀云史氏初  
行地山下榛蕪隱約中若有覩者異之刈蔓而潭見  
其右為虎窟人獸骨甚多募獵士逐之去亭其上凡  
史氏所得地以十數而龍湫釣陽洞最勝余故已耳  
龍湫遂攝衣往可里許至湫湫為石澗衡二丈竒縱  
可六丈而殺三方皆峭壁壁多青綠色潞泉淵然甚  
冽而甘寒方舟覆焉僧為言舟可以入洞第非數十



人莫能復。余顧從行士有賈勇者，募之復舟。人予三  
鏹，七人裸而泅舟，遂復已。從峭壁下盤入，壁愈益斗  
絕，仰視天一雷熒熒射人，石色與水色鬪，碧赤余劇  
呼酒，張生扣舷歌，歌聲冷然逗崖石間，欲留小醉，需  
次入者，妬而疾呼，乃強出為待之。徐行至鈞陽，亦水  
洞也，中空可容百人，流水潺湲，出石間，傍復得一竇，  
偃而入，益開朗，石益奇，水聲益壯，蓋游客所不時識  
者，僧復言某某地亦可游，以迫下春遂歸。

游善權洞記

自湖汶發二十里而宿，曰蜀山。又發三十里，質明抵  
義興薄城南，而西曰西九，亦九里哀也。邑城若兩腋  
浸者又五十里，抵善權，約以晨往。既出市，不數武，即  
為馳道，可二里許，抵寺，道皆夾古松栢，蒼鱗駁犖，上  
不見際，入寺門百步，有穹閣曰圓通，下多古碑刻，中  
庭多古松栢，殿曰釋迦文殿，唐大中初創，甚瑰偉，大  
柱三，有雷火書云。詩水誤可以已。店僧為導，入別室，  
出茶筍啖之。良父導至三生堂，觀祝英臺讀書處，已  
復折而東北，出寺後，曰小水洞，上為飛巖，若蓋者大  
石翼之，中有竇，若偃月，水潺湲自中流來，唐李蟻司  
空言微時讀書，見白龍從洞起，蟻後貴，寺所繇以建



也從小水洞復折而東北上山不里許至善權洞  
左峭壁斗起古木紛樛若怒虬其本別坼石而出復  
為樹時秋晚徧壑皆金燈花綺錯如繡洞門峙巨石  
呀然而中闢可容萬人乳下垂恠偉殊絕多作蒼赤  
色色不能如張公洞而敞過之左右石壁峭峻貌若  
鹽堆米堆及僊人牀丹竈者僧一一指示之上有僊  
人掌出乳間下垂若招五指柔荑色白勝玉又有石  
柱可二丈許大十圍色亦如漁陽玉循柱而左折益  
勝空洞無際稍尋舊逕出余時困足疾蹣跚前倚巨  
石呼酒佐武乃自力而北下草樹虧蔽泉聲鏗琤又

西南而下可數十步其陰為水洞上視所游洞若阿  
房矣洞深黝行里許不盡奔泉自外來爭先亂石間  
輒札異響時濺白金沫射人面崖石白而方高下片  
片若經畫曰僊人田者復列炬進窮至壑盡處其下  
乃深碧亭亭不可測矣然以意度之當穿小水洞出  
不然無所受水也始余探上洞時足時蹙然又澹然  
若鐘下洞空水傳之聲也及余游下洞乳垂滴若雨  
上洞傳之膏美洞中暈其上空際天下空不知有地  
與否真大奇勝哉余聞之如穆先生云身所歷稱洞  
天福地者大都浮豔勝實則不及善權十一乃何以



寥寥焉於乎崑崙天柱當山經首遠弗及祀典我眉  
為崑崙仲震旦第一不得二太室培塿之祀其常耳  
雖然又寧獨山水已哉

游太山記

余自戊午巳未間有事於太山者三而其稍可紀者  
第二游也其初游為正月晦以自清源謁臺返與海道  
宋丈大武偕夜浴於使院二鼓起啟堂之北扉而望  
若曳匹練者自山趾上至絕頂又似聚螢數百斛囊  
中光熠燿定問之乃以公時士女禮元君燈魚貫  
而上者也其頌祝亦隱隱可聽云以黎明入山即陰

晦浮雲出沒皆際十步外不辨物第覺與人之後趾  
高而余前僂而已即絕頂亦無所覩見且寒甚宋丈  
迫欲返還憇鄆都宮趣觴舉者數而後履不栗也甚  
悔之至六月朔偕御史段君按部太安段君約以三  
日登而諸道從者衆度不任輿馬余乃與叅議徐君  
文通請以二日先段君許之至夕而大雨其次日雨  
止出太安可二里所即入山時禾麥甫熟黃綠間錯  
如繡拂拂作餅餌香樹杪濃陰暈之意甚適而至無  
掌故可詢者自是皆詰曲逶迤而上峰勢截薛若相  
噬而傍多溪澗泉流礧礧間作悲鳴與笳吹相應久



之至迴馬嶺乃却肩輿改從腰筭又四里抵御障巘  
一曰御仗宋永定陵東封止仗衛處其前為巨澗澗  
底白石砥平如玉色而巘陡上廟其巔頗寬嘉樹蔭  
之好鳥喈喈可愛又行可三里抵黃現黃現者不知  
其所繇名有松五即所謂五大夫者也以厄於石不  
能茂而稍具虬虺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亡何為百  
丈嵯嵯凹深如屋傍有石洞槎口而下黑其究叵測  
已度石壁峪為十八盤應劭所謂兩從者扶掖前人  
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者  
非此地也耶而今道益飭治且有舁者所謂五六步

一休蹠蹠遽頓地不避燥濕前有燥地日視而兩脚  
不通且幸免矣自是為十八盤者三而穿中竇曰天  
門既上罡風蓬蓬然吹帽欲墮道士衣羽奉樂而迎  
出沒雲氣中亦一奇觀也行可里許為元君祠元君  
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即華山玉女也天下之祝釐  
祈福者趣焉祠宇頗瑰偉而歲所入香緡以萬計用  
供縣官匪頒其右為御史所護後一石三尺許刻李  
斯篆二行一石池縱廣及深俱二尺許亦曰玉女洗  
頭盆也自是左折而上里許曰嶽帝祠陋不能勝香  
火其後峭壁造天左為開元帝紀太山銘唐隸徑可



二寸而羸勢若飛動惜其下三尺許為搨碑者冬月  
搨火蝕之遂不全右為蘇頌東封頌字形頗秀媚尚  
可辨而損於閩人林焯忠孝廉節四大字又有顏魯  
公題名損於方元煥詩固不若苔土埋翳之尚可洗  
而有也自是益北上數百武為絕頂曰玉皇祠祠之  
前有石柱方而色黃理亦細可丈許所謂秦皇無字  
碑也其石非山所有或曰中有碑石冒之按李太宰  
裕記云石埋植土中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細觀  
之總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多不可識今殊不然然李  
公以為在開元銘東十數步則非此石明矣恨曩時  
不於其地一訪搨使先跡泯泯也復折而東稍下百  
步復上百步石室冠之高如玉皇祠中有鰲色石蓋  
方丈瑩潤可鑑云漢武帝所歲金泥玉檢地也傳云  
白雲起封中者是已其前地稍闢即所稱日觀秦觀  
越觀諸峰者蓋五鼓而起觀日出則為日觀西望而  
見秦則為秦觀南望而見越則為越觀耳其後人所  
指某峰某峰皆妄也時霧氣重不可久憇又亡所覩  
見如春時怏怏而下適徐君至呼酒談詩甚樂三鼓  
而寢約以五鼓起觀日出然其寢皆以甘甚醒則高  
春矣意恍恍不自得強與徐君扶杖而尋昨所游時



天初霽，日益弄色，其東南盡目力，微白而晃漾者，以為海耶？直北而西，隱隱一抹蒼碧，若長城之堞者，則意以為太行恒崧之類耳。至稍遠而淄澠濟泗千流疊帶，近而諸山皆若培塿，獨徂徠稍尊，居然一衡几。瞪眺久之，因與徐君語，傳所稱吳門白馬，固未敢信。即小天下，豈欺我哉？俄而諸山各出白雲一縷，若冢中起，稍上大如席，凡數百道，則狂馳而遇，輒合其起無盡，其狂馳而遇亦如之。頃刻遂徧成白玉地，而仰視則空青瑩然，上下異色。呼酒與徐君酌，自以為生平之創目，所謂野馬網緼信也。俄而報段君至，從行

者，叅政張丈希舉，副使李君嵩，金事王君遜，張君師价，因置酒於其署。移席主皇祠南栢樹下，記云：漢武所種千株，大者十五六圍，今不能十之一，而小疑即其孫枝也。酒小間，散步至舍身，涯其缺處可三尺，而下臨香靄數千仞。張丈足縮不敢前，而王君席間慷慨談兵事，乃亦縮弗前。張丈顧而曰：君扼腕而談兵，毋敢抗者，乃亦弗前耶？余笑曰：此自兵法，諸君弗察耳。夫無進生而有退生，此王君所以弗前也。王君亦大笑，乃別段君，約以次日緣尋山諸勝，乃下五鼓，復大雨，雨連日夕不休，余始與徐君同舍，而張丈王君



舍圯漏乃移就余而舍中水亦將二尺因布長几置枕簾其上小吏裸而行酒炙所劇談六合內外張丈又時時以雅譎雜之凡四日雨始小息夜卧倦甚王君苦吟若寒蟬又時時提余耳告以所得句余不勝媿強起顧視天碧淨如浣而大星百餘巨於杯歷歷簷角殆可仰而摘也質明復大雨州供業已盡乃行辭段君與諸君偕發時寒甚衣絹素至五重不解亦有乞道士木綿裘者下天門雨止日出每十八盤竟輒去一衣至御障嚴衣去且盡時巖傍飛瀑爭下凡二十餘丈濤翻雪瀆若闔龍吐蟄玉鱗四飛珠沫群噴余興發不可遏跌立磐石流泉中呼酒數大白輒酌長歌振林樾諸君皆壯之有和者有就取飲者移時而報段君至相與之酆都宮為小宴別其明年之四月朔以行部道出萊蕪會家大人有邊事事甫定乃乞靈於太嶽以間登焉將五鼓杖策日觀峰頃之東方色微辨而顧余及從者衣洞赤已覩石室及諸碑碣盡赤乃見一線赤從東黯霽中起顧山之背則猶昏然鷄蓋三喔也又頃之日輪徐上雲君霓師金支翠旂彷彿扈從於是諸峰城郭盡現而山之觀與世同矣余三登而始畢其勝然目境耳其峰之為田



雁為鷄籠為蓮花為明月為丈人為獨秀為東西神  
霄岬之為百文為馬褂為鶉鴛峪之為石經為挑花  
為馬蹄石之為牛心為龍口為試劍為龍紋虎阜峒  
之為呂公為白雲為遙觀泉之為白鶴為水簾為白  
龍諸用恠偉稱者固未及一二探也夫以封禪告成  
之主凡七十二而結繩者半之天地之人文鬱而後  
世之博識者不能舉其略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哉  
去余茲役十有七年矣而所經睹若夙夕會至自太  
和有所撰述因并記之其後二游各有詩詩為七言  
律凡十首

歷三關記

余履魏之三日東北走九百餘里謁臺易州受笑制  
真定之龍泉故諸關當以九月迫傳羽行隘歸先龍  
泉以十日暮抵曲陽五鼓起有寒色道謁北嶽廟廟  
幾割城之半古樹造雲蟠鬱以百數門有卧石白而  
潤曰嶽所飛石據以祀者余猶記 孝廟時馬端肅  
公上言嶽故在渾源州則當從渾源以祀而倪文毅  
公在禮部不能從說者以為恨且謂石晉棄茲嶽契  
丹宋不能復而托辭於飛石以文其陋然真定在漢  
為常山郡即恒山也讀壁間李克用題石其廟貌著



於唐固不自宋始姑闕之以俟考出城稍西北行望  
層山鬱浮矗不知其幾千百最遠若銀城一帶土人  
云五臺山雪也豈夜所謂寒色者其時雪耶山距邑  
三百里而遙他山不為雪五臺獨為雪可想矣又數  
里得大溪幾半里流水淙淙第淺可揭云此所謂龍  
泉從五臺而下者也又數里稍入山山皆合中坳而  
為前大溪行左傍溪而右阻山溪嚙山之足半武則  
左檐而過嚙之既則就揭如是者百二十里大抵山  
稍避溪則為廬舍又稍避溪則一二見田疇最後避  
稍遠遂之

○塞南門外可二百餘家

城中僅二十家耳十二日早發阜平復渡前大溪循  
溪而行五里許轉山之別陁與溪別復得泉近諸山  
所匯也泉時錯道而流嗚咽多悽聲道益以上益險  
峻時時見人家石田瘠薄然亦可耕踰三十里得嶺  
曰鞍子過嶺山始舒而濶其下泉縱橫流不復辨南  
北然別取道山背而下歸大溪耳龍泉諸峰蒼翠始  
若滴五臺雪近則若玉几已又得一嶺縈紆而進兩  
山旋陁其蒼翠色欲交石嶺峰怒起峯巒刺天左嶺  
微寬竒石為橐駝為後猓為人若鳥者間突出若搏  
栗紅揪黃雜以綠樹綴壁皆綺繡俄復得所謂龍泉



激石間淙崢異聲石純白大小如玉蓋自鞍子嶺又四十里始得關度關而上十餘里曰長城嶺城之蓋塞五臺所入道也歸取月行峻滑間顛踣者數二鼓絕抵縣困甚十三日早發阜平將之平山復渡前大溪始得寬疇不五里復入山山不能當龍泉險然時蛇行上數百步忽墜空而下為深谷則頗寬如是者再三若曲項匏也泉處處有之時拂石流則最勞以故人食之良病瘳始余過曲陽人瘳十而三抵阜平瘳十而五上龍泉瘳十而六七至是十不能不一瘳矣三十五里得溫泉左室為一湯右室一湯稍熱清

瑩可鑑毛髮不作硫黃息石無礮故也寂寂空山中令蓮花湯咲人宿杏頭集集靈壽界也十四日早發大霧顧山左右闢若決吾背而朝者與足下捷久之復得一山傍據大溪流極駛山自是坦陀不甚峻八十里抵平山宿未至八里為潭沱河晉之材順流而下至真定乃推十五日發平山十餘里渡一河山足白雲四起若鋪綿稍逼之則蓬浮霧散自是雖上下山道不知險將抵井陘循大溪而行巨石如砥午遂踰井陘入故關關所繇入山西大道也兩山夾之皆陂陀漸上三十餘里乃抵關山近關而峻亦時得奇



石渡關右折與道異蓋余所按歷者拒虜闌入境耳  
循墻上益峻不可輿至其巔則中外諸山皆在目蒼  
嶺千疊時與雲相浮沈銀浪風湧倘恍無際久之乃  
下馬展絨鞍時自思天以淮陰侯授成安君而不取  
為千古趙氏恨然淮陰好用秘能以木罌渡而虜豹  
山背逶迤徑千里安知其不能為陰平絕也復至故  
關異道折而左二十里為娘子關道崎嶇甚中一嶺  
為劔脊壑兩其輔日眩心悸將抵關廬舍頗稍密流  
泉淙崢行齋厨間有水碓水磨之屬意其樂之關傍  
為巨澗其北澗可容萬人水東入岷左岷峭壁數百

仞右崖崩岸若劈中巨石為象馬索駝者不可勝計  
奮與泉聞礮礮鏗礮間入鼓節還縣復可三十里皆  
傍泉泉極冬不冰云此溫泉也可以和餌凡十餘澗  
蓋泉在兩山間山左盡則涉右右盡則涉左泉得山  
則怒而山益險山險而泉益怒則益勝吾是與目類  
若妬者足少緩覺目無奇目奇而足若枳矣石壁中  
為竇為奧為窟廩為若舟水之聲為箏笙為鉦為松  
風為歌為市人喧百千狀故非故關擬也余時憊強  
自勵稱快乃還井陘夫此三關所受為趙守耳龍泉  
稍近虜則最險故次險則又遠虜勢必不入也虜入



晉則掠晉安為舍晉事此不毛志必不入也虜掠晉而飽其裝重馬則已疲矣力必不入也虜不入而魏虛為之守是趙以虛名予魏也虜不入而趙復得魏使者兩主矣何所受指揮兩應則疲兩諉則廢是趙實延魏敵也虜卒入而魏以虛名主之無一卒自隨且東西隔三百里顧魏則失趙顧趙則失魏是魏為趙代禍也故曰三關勿屬魏便

歷黃榆馬嶺記

余歷三關返邢之內止宿晨由內丘出南門異道而行可四十里得陂陀土山又數里轉山足為黃寺使者當屯所也署踞寺門而廬割寺三之一前伏泉如濟滙為池中有亭高焉折而右度嶺得大澗兩山夾之中流泉鏗然鳴巨石如象而黑者累累若下飲循澗可二十里得村曰米花度米花村數里得一嶺始與泉左嶺益高忽下墜為谷若井然山類多土亡奇者稍可以田忽蒼翠而聳出其背為障數關可以架筆問之土人曰此所謂龍霄山也又穿一二嶺又之山益束而隘兩壁陡上數百仞奇石拏攫爭奮為下輿猿接縈紆乃上步數躡又可十餘里山忽兩却而闢成巨壑可屯數萬人旁稍高阜居民廬之百餘家



突起而壘者二其一寺據之其一曰宋家莊堡亦使  
者當屯所也堡距黃寺可六十里許其西北距黃榆  
嶺七十里而遙西距馬嶺五十里而遙西稍北距錦  
綉堂嶺四十里而遙堡縮之蓋走太行要道也余宿  
堡四鼓乘月起擬之黃榆行五十餘里類多大澗雜  
石低昂土山余甚厭之以其勝不能當龍泉半而亡  
何度一嶺稍下山四却而關其圓若規道欲絕者徐  
睨前旌旗如左元放破壁而入迫之得一間道僅容  
馬兩崖造天石色秀削太古水聲淙淙不斷蹙沸泡  
起中石輒韻旋轉十餘折仰視天亦隨而迂迴者色

或青或蒼或赤以山映之故泉益雄石亦益爭勝中  
有偃石從數丈許衡半之其澗可以碑過半里許始  
出峽崖復稍稍闕矣遙望右崖際天直走而西上為  
連城自然睥睨樓櫓懸壁千仞中忽有泉注而下為  
柱得日若瓊得空若琉璃無所得若白銀下飛瀑絕  
陁左崖鳥道千折而上為關石奇秀萬狀余足數踏  
氣拂逆然時時心語龍泉勝乃不能當此半幾欲奪  
彼記語予之既抵關肩峻壁而脅大壑不知幾百千  
仞關口一橫澗澗之橋而度已度折右上里許得山  
頂以為山盡是矣既登而西北望高倍徙者十者百



者不可窮。至目境盡而止。信乎稱太行天下脊。又云  
上黨者天與黨也。歸宿宋家莊堡。以當祀。盡還順德。  
暫還大名。又旬日復屯黃寺。再之宋家莊。乃上馬嶺。  
馬嶺道近黃榆十之三。險半之。饒水泉雜石為足。枳  
夕宿於關。大風起。轟殿若席捲。三晉而東。擲之海。予  
卧石室中。惴惴不能寐。五鼓風息。起閱西城關。兩山  
中斷若劈。巨靈斧者。下視窅闕。不見底。為橋道之。其  
西不可以旋馬。蓋天險也。已歸。正東見紅日。抹一線。  
徐出巨甑。千山若煖。為凝睇者久之。戍者曰。錦繡堂  
大率馬嶺類也。而道下無宿所。予乃命張倅行視中  
約吏而罷。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二十一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二十一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二十一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六首

汎太湖游洞庭兩山記

太湖踞吳郡之北晉陵而南吳興三方者五百里中  
爲山大小七十二兩洞庭者冠之然其山去吳不百  
里而近吳去余海上百里而遙前是汪中丞伯玉以  
丙寅之四月要余偕徃弗果伯玉乃從吳諸少年游  
自有記居七年而秋九月余與弟敬美憂居且禪矣



今州山人稱之者甚多  
謀挾從季瞻美曹甥子念李生時養以游里人張生  
黃生從以望前一日發胥門周子公瑕舟反之遂由  
橫塘歷楓橋呼陸丈叔平與載公瑕寔為酒抵胥口  
山相與謁其廟談古節俠感慨事久之乃下買三湖  
船其一以濟吾黨二以載僕從肴酒無何而月從東  
方起乃放舟休湖口一白上下無際時覩縹碧鑿金  
爭煜驚波中遙山黛色隱隱出沒趣青衣行大白扣  
舷歌曹公短歌行為之引滿始就寢質明而要諸同  
濟者公瑕故怖涉不欲從吾二季廼故強之則益怖  
佯為散然伏枕楚聲達於外二季愈益就迫之則益

聲楚而陸丈者年七十七矣其少時隱洞庭故別稱  
包山子云奮而謂二季毋苦周郎為吾當褰裳先諸  
君遂發舍公瑕已稍稍離口日猶在曾泉和光熹微  
若行鏡中蒼翠與帆相送迺久之漸空濶不風而波  
俄風小勁帆益駛所過嶺無停瞬意甚快之然俯而  
顧其舷時時受水裾為濕矣日小遷抵鼇山按范志  
山皆青石溫潤光瑩扣之琅琅有金玉聲為浙西人  
酷取剝膚矣其取石今猶爾而不凹余乃攝衣上得  
靈官祠飯焉祠右有磬石高三丈許奇樹產石豨斐  
亶可愛飯已復就舟二十里抵鎮瀆橋舍舟行數百



武得東嶽廟左折而上百武許即所謂林屋洞天者也山上童如覆敦其下缺如半殼俚而入則益寬顧積潦成沮洳垂二尺群屐莫敢前余嘗讀吳志五符真誥之勝慨然思一遇焉決策去幘單衫犢鼻跣而行騰呼卮酒賈壯從者秉炬導行未百武王乳下垂右有狹坵爲漏天日景射衣若電然水益深石益下隘過偃則唼屈水稍伸膝則背承乳若擊炬煙眯目度猶可強入也毋乃憊虞於返乎擇一砥命敬美題名而出輕矯少年前能度隘口覩所謂若堂室者若牀者其乳下垂青紫諸若寶玉者然竟不能抵隔凡而返隔凡者昔人所書洞窮處其死皆水也度其春乃在中湖矣歸少備以酒沃之比月出興復發徘徊洞口乃攝衣取道而上至曲巖其左踞湖湖多亂山不能竟水月觀而境獨幽閒山面皆奇石嵌空玲瓏仰而卧者鱗次異狀由石裂穿下攀蘿葛間道從竹林中竹萬箇其大皆拱琤琤煌煌鳴玉碎金耳目應接不暇穿民家傍出炬火與月相亂宿鳥撲刺村犬殷聲如豹黃雲覆壠受彩作錦浪忻然久之循山而行至屏巘仰觀穹窿非斷自削乃別取徑上觀陽谷洞其隧陡下黯昧不測呼炬入至東身而止箕踞磬



石作青天之歌上入雲表瞻美數浮大白狎一從行  
道士迫之酒不勝乃遁予等亦從而罷歸可三鼓矣  
質明起僦肩輿不及輿者杖而從二里許得石門循  
山趾而道喬松無際蒼翠襲衣數轉始得寺榜曰包  
山或云鮑靚嘗居之或云寺為山所包非以洞庭別  
名也寺僧故識叔平為具食摘新橘剖之尚綠而甘  
鮮已穿寺後里許得毛公壇毛公者不知何季人其  
所煉丹處也丹井堊草中若狐穴不可辨室宇已廢  
獨臺及門址在四顧亡他奇唯峰勢迴抱蓄氣不洩  
羽流所可托息耳叔平意不欲往上方寺輿人強之  
行籬落間棖橘如繡沈氏墓古松數十株大可合抱  
似不減西湖九里既抵寺則已廢一僧自外歸脩檀  
越禮頗肅以燕不可栖也謀欲登縹緲峰則尚遠叩  
銷夏灣無適為主者而舟徙泊鎮夏且以石公山之  
勝未及探也亟歸就舟薄暮抵石公躡磴而上至其  
顛憇焉日且息虞淵矣大于紫金鉦冉冉垂墮僅餘  
一線迴光射波波高為沸起霞綃霓旌之屬扈於後  
者半猶亘空少選月從東上初為鉤俄忽為玦為金  
鉦其色正黃規不及日十之一波得之蕩而為長燈  
煜煜不定返顧鴈中百棟如畫湖中外諸峰盡出其



李州山人集卷之七十三  
世宗堂  
貓鼠小島汨沒不定念吾生平所見亡踰者急呼酒  
酌之而敬美自山左來誇其勝津津不已余欲往業  
已夕矣強而宿民家秦氏五鼓風驟作浪挾之若侵  
裊入早起飯畢念所謂山左之勝獨身行亂崖間徑  
且窮俄而黃生來已復有跡者相與踉蹌往問所謂  
劔樓得一峽脅肩而入至半益狹不復可上下大窘  
乃返更轉而右始真為劔樓也衆以余體重難之余  
賈勇捫石崖爭鳥道上若猿猴倏忽穿漏出其頂大  
訛謂衆吾此陟何如高延宗晉陽戰耶復循他徑下  
覩削壁數處益奇至王文恪所題連雲障歸雲洞拂

苔蘚縱觀久之仰卧草間以酒脯佐疲徐就舟舟人  
謂劔樓一名風弄按南史臺城有西美方語謂弄巷  
也洞漏狹如蘋末風出入之固自雅何必云劔樓哉  
帆而過其下舟人呼石公則亦應石公云此亦洞庭  
一勝蹟也稍抵明月灣垂楊列生水中若幃傍為巨  
砥可容石千人他亡奇者尋張帆向銷夏灣風益急  
舳時時就水子念擁被卧艙中張生憊亦卧瞻美數  
呼酒自解酒行小緩面即青叔平強作長語其不憚  
者吾兄弟與時養耳黃生睨視吾安則亦安而銷夏  
灣者於洞庭諸勝為最蓋兩山旁出中別漚為湖縹



金州山... 緲當其後莫釐前按其地寬衍有良田橘柚桑柘梨  
栗之饒民居數千咸自給足蔣太學者家焉聞余至  
則使使出迓余乃舍舟陸行過烏砂泉酌之盡一盞  
行田間二里所就飲太學其中表蔡丈人來訪即伯  
玉記中所稱九十翁者也視故翰林九達為季行耳  
盡聳矣而啗履神明不衰其子孝廉伯玉捧筇偃行  
而侍對客益為恭謹可念太學夙具供張擊鮮牢醴  
至醉飽相與步行山間訪蔡丈人因過九達故宅談  
說遺事歎風流之不再復飲太學止宿其明日議登  
縹緲峰蔡丈人口占詩見遺且遺所扶筇曰以此濟

而勝也孝廉捷取道步上太學與余輩以筇輿行五  
里許度不可輿則扶丈人筇又里許登絕頂四望曠  
朗精神飛揚若出宇宙外矣孝廉指湖之中而示余  
曰此為莫釐為馬蹟為長沙為若橫若陰若翟若厥  
若葉若余若衝若暢皆有居人稱名山者也拓湖之  
外指其三周如玦曰此為靈巖天平峯寧陽山表吾  
吳者也為卞若長興諸山表吳興者也為惠若錫陽  
羨諸山表晉陵者也指山之支而曰此東為七賢為  
金鐸若龜若鼉若洞若庭者也西為縹里穀堆為木  
筆若華者也余時愴况不能辨第唯唯而已太學走



急足軒紫雲泉試之甘冷勝烏砂遠甚迺遷而西至  
西湖寺寺已廢有僧規爲復之強作其家言且指傍  
小池曰此高於湖不啻尋丈矣而實通氣湖濤激則  
鼎沸平則否飯畢抵東湖寺寺整麗倍之時僧不在  
闌入其後圃盤桓竹石間尋出至資慶息於橋自縹  
緲而資慶所繇道亡不與湖低昂者外望則爲梵天  
銀濤拍空金碧遙拱如筵漁艦數百鴈序齒齒內顧  
而多大壑聚落爲坳千巖瓦翼張萬瓦鱗次楓丹苞黃  
竹點綴葱蘢中資慶之勝通於包山兩湖矣出資慶  
道漸險不可與度竹塢嶺上下陡峻幽壑茂松不覺

日未暝已昏惟石枳足且語且喘久之稍得平陸呼  
輿促之蔣氏所銜鼓動矣其明日放舟西灣之足曰  
小洞庭觀奇石所謂龍頭者雙睛紺碧他若羅刹磔  
鶻搏猊種種異態峭壁挿空舟人謂此秋漲不盡露  
其奇水小減二尺則空洞窈窕才距外角令人駭矐  
呼酒數行張帆至東洞庭舍舟步村徑徑窮而得長  
圻寺止宿寺亦蕭梁時建也僧解空稍可與語沃之  
飲則飲竟醉其明日從行諸生謀莫釐高不能縹緲  
而他名蹟勝賞又不能半西洞庭會子與自滇歸遣  
信相聞云候胥門二宿矣遂挂席過莫釐偶舟人爲



棹歌山谷嘈答數部鼓吹非石公所可及也回首眴  
西山隱隱雲際吐色天晴若相殫者杖履之地俄落  
夢境為之憮然乃稍次第其事及詩歌紀之併訪陸  
文游天平諸什附焉凡得三十四首王子曰余觀所  
謂兩山皆中空真洞庭哉林屋下抵深峭愴慨宜學  
士大夫雅言之也然至記傳所稱達娥眉接羅浮連  
岱嶽即大地中無非山矣又謂吳夫差使靈威丈人  
窮之十七日不能盡得禹書靈文以歸母乃夸人以  
所已耶及余登石公覽日月出沒為之爽然自  
廢意兩懼畫一百里間矣長卿之賦上林不虛也

吾目境有盡而天地無盡所謂能出沒日月於茲湖  
者吾目境耳即十嶽大九州夫安能異是哉蓋湖有  
稱蠡口者范蠡所跳海地也山有稱角頭夏村綺里  
者四皓所匿跡地也夫四皓入地肺啖紫芝以終墓  
今猶在大河北范蠡還會稽始以其妻子蹈海此何  
取徵哉洞庭古稱不被兵至嘉靖而倭一中之又時  
時中大盜天地之淳氣漓矣不然而去余家不二百  
里吾當老是間安能低眉折腰作風塵游也

### 游東林天池記

余以七月赴楚江行至彭澤有峰秀出天表者曰匡



廬山也。自意抵九江，必獲一壯，往而以久困石，尤乍得風，舩尾舩中人少留色，而亦會無適為主者。徑張帆去，殊自悔恨。十月量移嶺右，假休沐，還復抵九江。兵臬尚君見訪語，及躍然曰：且得從子周還，余固謝，乃使二騎為治裝。九江丞德化令各以其吏人往。其明早蓐食，挾玉山程生及吾郡張生、姚生、黃生游出城北甫數里，即聞草間流泉，聲甚悲。至橋，所悲聲易而厲，不知從山行，覺輿人趾益上，小喘二十里而曙。色與微月接，道有棹楔署曰：太平興國宮，即宋所祠採訪使者處也。其宮去署所可里許。周益公、陸務觀所誇殿堂鐘樓之盛，為兵燹奪，當無幾存矣。久之，乃入磴道，夾嶺蒼翠可愛，亦時時見人家炊烟，群梟已抵東林寺，即慧遠十八人結社地也。其面為香爐峰，秀色插天，前有亭榜曰三笑，跨一石橋，所謂虎溪者也。溪亦多闕塞，下有深草，暗流時伏。度溪可百弓，始及蘭若，其殿曰神運。晉江州刺史桓伊、建周陸記所稱唐牛相僧孺署寺，裴相休署殿，二書今皆已亡之。獨三世佛像存，而皆端嚴妙好，衣領皆精絕。云是唐塑工手不減楊惠之。他阿羅漢咸稱是。殿後石壁陡起，古樹數百，紛披若蓋。其右為遠法師影堂，中坐遠



像傍十八像則劉程之等六人及遠與慧持輩也其  
更右則方丈頗整潔中左右六壁為王文成詩僧以  
朱欄護之然左右壁皆已漫漶不可讀縣為置頓小  
飲敵寒色誇陶令之攢眉成一詩而出訪白司馬草  
堂僅影響耳遂循虎溪而西步石橋流泉潺湲白石  
齒齒可念西林寺遠公塔皆在望顧其荒落興盡不  
欲往乃就輿行可十餘里至雲峰寺改乘小竹兜子  
以四人牽而上若溯流舴艋可四里許至登高亭又  
折而上為錦澗橋故擲筆峰後諸水委也石壁峭上  
凡數折水自其鏤下濤翻雲湧噌嶠錡吾不知視

樓賢歸宗何如當亦生平一奇觀耳自橋而上為錦  
繡谷亭亭焉如谷名諸所以稱錦繡者春時雜英百  
千種燦爛如織至冬初蒼翠不剝丹楓綴之亦自滿  
眼雕績復上為躡雲亭又上為甘露亭有是改而步  
矣時天已陰晦積雪乍夜加峻且滑凭一小吏肩從  
雲罅顧見吳楚諸小山如藁塚溪流縈紆挾微照為  
百千金蛇俄而霧合稍稍逼不見前後人第聞冒絮  
中語相喚耳又上為披霞亭又上有坊曰廬山最高  
處王文成筆也寺僧指其傍小巖穴曰此竹林寺後  
門竹林寺者世所稱有影無形時時聞天樂云聖僧



居之耳。霧小關見兩山下垂若闕而東山尤奇秀。層樓危堞，廩庾獅象之狀，種種問之僧，或云即九奇峰，或云非也。俄復晦，稍折而下，道微坦。從寺左轉南嚮，連峰前蔽，高可里許，遠不知極。蓋皆稱天池山，而寺踞其後，嶺小窪耳。寺門殿鐵瓦石柱，頗壯麗，而佛像不甚精。僧導而右，登一閣，曰憑虛。縣吏出所齎酒脯，凡數行，四壁題詠皆已滿。獨南嚮左楣尚粉素。顧程生作古隸題，游日及紀姓名而下。復稍西為聚僊亭，蓋所祠天眼尊者。周顛僊赤脚僧，徐道人見高帝碑甚詳，顛聖凡不足論。天意似欲為明主一表。

徵應以服衆志耳。又西為文殊臺，臺蓋巨石危出，可以西眺岷峨積雪，俯視千里而為雲霧所翳。間一少闕，隨合，所謂阿閃國一現不復再現者耶。臺所建文殊殿，亦草草而傍崖一龕中坐獅石像，極精絕。疑此石師從蓮花會親覩法身，當令旃檀釋迦退舍矣。時日已迫，下春且虞雨雪，遂歸而所謂舍利塔獅子巖鐵船峰白雲洞蓮花庵白鹿昇僊臺御碑亭者，僅從僧一指說而已。歸路大似捷，然從肩輿踏空中行處，處舍身崖也。度東林尚君復使置酒，強余入剎。已暝，三舉觴乃出，抵舟街鼓已夕，動矣。夫此廬山背耳，其



由南康而入五老諸名勝十不能一也而所經游又欲以一日而盡之得無為採芝叟擲掄耶譬之初地人見佛現身謂之能盡佛則不可謂不見佛亦未可也記陶徵君棄官居柴桑得非為廬君戀戀耶然貧不能多致力而又以足疾使門生肩籃輿計不能度東林而止望天池便自霄漢余吳人去此殆千餘里幸以宦游一染指差足誇徵君矣越三日紀其事以示同游者

自均州繇玉虛宿紫霞宮記

規均州城而半之則皆真武宮也宮曰淨樂謂真武嘗為淨樂國太子也延袤不下帝者居矣真武者玄武神也自

文皇帝尊寵之而道家神其說以為脩道於武當之山而宮其顛山之勝既以甲天下而神亦遂赫奕為世所慕趣春三月望余晨過淨樂憇紫雲亭小時出南門二里許乃行田間兩山翼之平綠被壠時積燠頗困人少女風襲肌為之一快不知其媒雨也已一舍飯迎恩宮殺淨樂之半又數里稍稍入山然漸為馳道山口垂闔裊欂跨之榜曰治世玄嶽

世宗朝所建也山初不以嶽名按酈道元水經注云



武當山一曰太和一曰叅上又曰僊室荊州圖副記  
曰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棄羅令隱道茲山曰謝羅山  
而

文皇帝為特賜名曰太嶽至

世宗乃復尊稱曰玄嶽以元五嶽云謂武當者非真  
武不得當也自是為真為元和凡二觀已又為遇  
真宮馳道蓋闢左右杉松萬株大者合抱曰遇真者  
為三羊道人名也其東廡有道人像道人張姓當  
高皇帝時游人間築淨室於茲地曰是不久當顯俄  
棄去而文皇帝數使都給事中澹奉書招之

凡十餘年弗得則為之像又贈以真人誥今所奉書  
及誥猶在由遇真五里而為玉虛宮曰玉虛者謂真  
武為玉虛師相也大可包淨樂之二壯麗誕之已飯  
王虛出取右道逶迤而上稍有澗壑之屬微雨時時  
將風來衣輒益輒車乃稍有峭壁折而龍泉觀其陽  
為大壑縮口相距三丈許為橋橋下水流潺湲不絕  
惟石憤起若闔四壁無所不造天杉松衣之吾嚮所  
記洞庭資慶包山之勝茂如也度橋徑已絕前旌  
類破壁而出自是皆行巉巖間而雨益甚昇者強自  
力前所指問道入掌故氣勃窳不暇答山之勝亦若



馳而舍我獨峰頂蒼白雲冒之倏忽數十百變喬夭  
得雨秀蒼撲眉睫以此自媮適忘其濕之侵也度日  
景已下春始抵紫霄宮宮前為池曰禹跡有亭踞其  
右池合宮之溜而匯焉潺湲蟾竝所受匯已衆又暴  
得雨上奮若有蟄借以起者浮鴨數頭綠淨可翫既  
入門雨益急衣濕透袒服顧左右分謝候吏齒擊不  
能句乃入道士室篝火燎衣探案頭得黃庭一卷讀  
之命酒三爵時雨聲不可耐且為次日道路虞而倦  
甚目不勝睫也乃就枕

繇紫霄登太和絕頂記

夜潺湲不已若夢中度三峽也比五鼓醒而絕不聞  
雨聲質明起禮前殿壁其後鐵色橫上千仞若屏曰  
展旗峰出憩禹跡池泉聲益怒飛流縹碧可愛仰視  
雨脚下垂而暫若閣者甚畏之然已決策則勵與人  
前池之右為福地古七十二之一也宮其上弗及訪  
俄而漸開霽所入皆阨徑兩壁直上無盡而三公五  
老諸峰以次現乃更用濯雨故舊潤葱蔚因詠唐人  
群峭碧摩天語歎其指意之妙久之崖忽闢其陽丹  
碧出沒杳靄中稍迫而視宮之額則南巘也舍弗止  
乃度宮西嶺下視大壑若孟諸席以古松長杉之屬



自是度榔梅祠地益高。登益雄深，仰而睇，俯而瞰，無  
非以竒售者。所壑宮觀，羽衆以笙管道之。出沒雲氣  
中，時亦為風續斷，或前薄嗟而為回風，調穿入窪幽  
則若甕呼者。度半舍許，得一澗，輿人來請曰：「從此匿  
中穿則故道也。」當步上三天門，此而下趣澗，則改徑  
可以輿，亡苦乃聽其所之，以得雨稍走沮洳，恠石錯  
道，古木偃蹇，其右仰而諸峰之高，以為亡踰矣。左仰  
而峰勢益峻，遂失其右所在。久之，蛇行爭鳥道，凡數  
千級而躋太和之西嶺，又折而下，沈滑益甚，昇人足  
前趾恒蹈空，又數失而顧其身，乃空懸數千仞，悔不  
若步之小安也。已上太和憇傍室，顧視諸道人舍，其  
趾半附崖，則重累而度之，多者至七層。若蜂蠶之為  
房，罡風蓬蓬，勢欲墮不墮，甚危之而竟無恙也。收服  
禮真武，遂登絕頂曰天柱峰，由太和而望天柱，高僅  
百丈耳。而行若數里者，左挽懸而右肩息，不能得懸  
之十一輒喘定，乃復上，遂禮金殿，殿以銅為之，而塗  
以黃金，中為真武像者一，為列將像者四，凡几坐供  
御皆金飾也。已出而顧，所謂七十二峰者，其香鑪最  
高，然猶之乎榻前物耳。荊州圖副記云：「峰首狀博山  
香鑪，亭亭遠出。」又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



磴道名香鑪峰然則後人易香鑪為天柱而以其從  
峰稱香鑪耶餘峰夥不能臚述而其大都皆羅列四  
起若趨謁者又若侍衛時乍晴蒙氣猶重不能得漢  
江而三方之山若大海挾銀濤層湧疊至使人目眩  
不暇接古語云泰山輕霄蓋其上白雲當其前有味  
乎言哉諸山皆培塿獨東南一山最高意不肯為天  
柱下者而又外嚮問其名曰外朝峰乃在房陵官道  
也凡山所有峰澗巘泉之屬不可指數而其名即道  
流輩剽它志被之又舉以傳真武為真武稱者不可  
指數而皆無據時分守李君元莊從為飯神庫之後  
院謝去客有言范了髻者居二十餘年矣冬夏一衲  
食一飯亡鹽酪所棲止一石竇試跡之則已至矣貌  
瘠而神腴雙眸炯然即一衲鶉懸歷寒暑亡穢也與  
之語不能為虛而能為不虛者亦雜用儒家言顧謂  
得道可以遺身然何渠能外身以求道耶為作白湯  
飯供盡兩堰而別

自太和下宿南巘記

余將目鷄鳴起作泰山日出觀而二僮欲寐呼之不  
應旋有聲效者則已辨色矣然亦以足不謀凭攔徙  
倚久之乃就籃輿而下百餘武不可輦舍之逸出天



柱峰後為三天門降之易屣於陟而用陡絕故數蹠  
踣腰脊不相攝累息股戰顛道士時時奉酒脯紆其  
困顧視中笏七星三公千丈萬丈諸峰差池頡頏色  
若可餐數步一回首不忍失之下二天門為摘星橋  
有文昌祠讀汪司馬伯玉所為文甚麗中謂國家創  
述右文盛

高孝廟而以劉王兩文成當之夫伯玉殆自命哉乃  
不佞所不敢知也稍數百折得昨所取道晴日獻麗  
原谷詭瑰異狀觸目若新亦忘其所睹記矣亡何抵  
南巘宮新蔡張助甫約以望後一日登太和而所遣  
候人不得報乃憇以俟之飯後有舉僧不二所休巘  
告者即伯玉記佛子巘也欣然許之復以籃輦往從  
宮門傍左折逶迤上行百步有巘曰歛火石文如歛  
起樹作龍爪其中窪深而旁有靈池水甚甘傳以為  
雷師鄧君修真地也道流輩飾像蒙之後若為寢室  
者其美遂為襲矣乃復行嶺間回穴紆磴足相齧者  
十餘里而始抵巖巖踞嶺之腹而巖空若室者三中  
最寬鑿大士像虛左席客以地而庑其右以榻不二  
髮鬢髮白覆額而狀甚腴出肅曰公貴人乃羸服耶  
坐餘榻屏人耳語謂公自此中來將毋不從此中去



乎奈何自失之予為悚然第其所稱蓬萊閣銀流羨  
入丹田法與一切空所有皆予素聞者已乃引予左  
邪而上至頂有池延袤不二丈而水旱不溢涸蓮葉  
田田其中前後為一池僅半之亦有雜花木之屬蓬  
室方廣當身一木榻匡坐嗒然久之其嶺左右皆大  
壑壑盡皆為絕壁四周靡所不際天其色以三春奏  
異已乃却引穿美箭下臨前澗磐石若峽水潺潺流  
其下小為隄扞之滙為一池茂草沿絡傍巨石頗作  
梵字刻丹填之仍為予釋其義予笑不答尋又為予  
言所以結構之詳皆手任之予曰是空有耶曰吾空  
有而時有有而空空母害空也已又飯予於室蔬豉  
皆香美尋飯予從者數十人皆徧母時羸乃謬謂予  
曰適襄邸涓人來授餐耳臨別握手不能釋且曰母  
忘兜率會也予顧謝師自愛庶我不能得師境而師  
或墮我趣奈何還南巖時返照猶未歛乃入謁真武  
殿從殿後歷元君殿南薰亭獨陽紫霄諸巖室徘徊  
顧望諸峰爭雄而趣太和若游龍天柱金觀色煜煜  
射日所謂禮斗飛昇臺捨身崖其奇壯詭卓無論道  
流鼓掌玄帝事若覲也予語之若曉僧不二耶是欲  
空一切有不得而子乃有一切空乎因大咲命酒數

卷之七十一  
世經堂刻



身州山人稿卷之七十三  
行而罷

自南巖歷五龍出玉虛記

由南巖右折而下半里許為北天門出北天門稍折而上曰滴水巖若肺覆時時一滴下小池承之即不以雨暎緩速有澗傍亦饒奇石泉瀉瀉下流橋度之頗勝而名不雅曰竹筵然亦未有以易也自是壑益深曠樹益老高者徑百尺大可數抱而根皆露交縱道上數百千萬條其麓者若虬蟒次為蛇為擘為即且樹得風簌簌鳴則根皆應而鱗起若嚙人趾者崖顛恠石俯下欲墮亡所附麗其澗石又突起若象若

獅若龍若雕鷲之屬意似欲攫人令晦之夕冥之晝過之不憊慄縮足耶有僊龜巖衡縱數百尺作綠珩色沿澗而下至青羊橋石益奇詭百狀水益杜嘈嘈若笙鏞之乍奏而自律也下流方岨陡上無際水乃從其趾穿度矣呼酒盡三爵酌水復盡一爵自是舍澗旁道頗行谷間迷陽第籬不可以捷可數里乃復攀緣而上其岡領故已皆土忽復石石遂多奇而檉杉松栢之屬忽盡偉蔚整麗余謂是且得五龍宮乎而道轉上轉不可盡輿人喘而噓數息數奮乃抵焉入門為九曲道丹垣夾之若羊腸蟠屈其垣之外則



皆神祠道士廬也。美木覆之，陰森錯籠，以微日猶之步水藻中。其臺殿因山，獨峻出宮表，紫蓋金鎖，諸峰彷彿欄檻間物矣。庭左右有池二，以螭口出泉，傍復有井五，所謂五龍者也。廡之西復有池二，若連環名曰日月池，日池黛，月池赭，云其色亦以時變，不可知也。飯已，道士奉真武玉像來觀，已又出。

文皇帝所賜道士李素希二衲被之，正與余體適，因笑謂此衲出尚方，而復不借鸞鶴逝者，亦胡異中丞紫耶所聞凌虛巖自然庵尤勝，而意不欲往，乃出自是稍坦地，而嘉樹美箭益夥，鳥聲雖和，會所使上事

人還發尚壘第書，稍問燕中事，不覺至仁威觀觀前石梁曰：普福橋橋之勝，下靚深伏，泉竇焉。上顧四山若甌口而微缺，從缺之所而得日，草木皆媚，自是復蛇行下數里，至五龍行宮，踞其前門，小憇山忽左右，闢多為平疇，青碧布壠，除道益廣，而所留羽儀亦至，乃改服度華陽亭，躡石梁，挹蓮花池，驟喜其脫險艱，而忘諸山之盡去我也。已尋抵玉虛，而分守君復來候觴，余望僊樓酒數行，則驟晦，冒雨之迎，恩宮宿焉。王子曰：夫余之山宿者四，而歷不能得十之三也。然亦足以雄生平游矣。夫物顯晦則有時，我彼夫禪主



角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三  
二 世終堂  
絡驛者七十二柴望之禮稱嶽稱鎮者各五而茲山  
回峴岷也一旦遇真主以疑似惟重之跡而膺特拜  
遂超五嶽而帝之宮殿大者擬建章小者凌祈年望  
僊道流非耕蠶而衣食者以萬計奔走四海之士女  
爭先而思失號泣鼓舞望之若慕即之若素彼何所  
取繇來哉謬矣夫太史公言也曰惡覩所謂崑崙哉  
夫近有一武當而不能舉彼將以為無之也無之惡  
在其無崑崙也

角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三

角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十首

顧氏祠堂記

昔者三川之民被髮而祭于野夫子蓋夷之云先王  
之世亡論貴賤人人得緣等盡其孝而秦好尊大制  
黔首毋特祠即卿大夫過抑殺嫌其比於上家不復  
廟矣而熟於禁者以為固然而忘其自甚或執政大  
臣坐祠寢見紕有司至勞人主斥縣官費為廟者



噫何其陋也。楚俗號稱朴畜其民，淫於外鬼而畧於內鬼。靳顧公業諸生時，則已中非之歎曰：「靳之中大夫之宮，鱗然其侈者，山節而藻稅，所以自居亦足矣。即藉先人遺饒，什一之息，亡所施，施之叢林之社，而柰何靳一祿先人也。此何以教民孝且合族哉？」於是謀祠祠其高大父以下，而屬為諸生力未遂。久之，公二子按察問比部，關先後成進士，各以祿之餘，至公乃合耕之餘，庀材鳩工，為屋若干楹，卜宅之陰，厥枕維岡，堰坡為塘，割燥臨濕，檜栢蒼蔚，深靚洞幽，神所憑依。春秋牲牢，相協厥資，且置腴脂比數十租，族之貧者，遴使奉祠，取其秫以醴，茁彼羊豕，左右飡粥，以給事育。祠既告成，乃合昆季，乃率子姓卜日之吉，奉高大父以下入祠，左右昭穆，咸秩於禮，肅若聆嚮，儼若有體，雍容裸將，始卒不愆，尸警位嚴，靈風蕭然，既畢事，公乃餒神之吐，揚觶而戒曰：「嗚呼！凡我後人，毋墜忘先德，歲以其日，必躬必懃，予思日孜孜，砥節厲心，毋辱其遺，眾穆如也。又翼如也。以聽君子曰：楚自是愧祭寢矣，不忘其親孝也。合族而以惠遺，貧仁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楚之大夫家有廟也。顧公風之矣。其二：令子宜哉。」



張氏新泉記

順義張君既罷職方歸乃即邑東北五里圃焉圃故  
去河遠千樹棗千樹栗千畦薑韭菘宅蔬屬稱是顧  
安所得水乎於是張君厚募工穿井下可十餘丈而  
土入益焦空勃若塩工報曰是不可為水也燥而堅  
是類燄穴叩之空空如下天狀盍他徙穴乎張君意  
不憚乃操豚酒為文告於神大畧言不佞不足以要  
神天一之貺雖然掘井九仞而神闕焉亡消勺報自  
今而往請與神約其重之妄愚不飭志於隱者罰之  
涸如故自絕於尺寸之澤而枯於鮒者涸如故請得  
命者鍾焉既畢告而張君乃以暮行井傍有若蠕  
於土者試以杖導之則泉暴起慙涌感沸巨若足凍  
細若瑟瑟倏忽充凸寒冽靜旨環井而圃諸非張氏  
者咸取汲焉邑薦紳先生人人來言張君祥也在易  
井之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  
福三閭大夫得此繇而歎豈足福哉今天子明聖  
井養萬彙即抱一才藝者思自奮勿幕之效而况張  
君則豈其遂不食也吳人王某過井酌水甘焉張君  
語之故而命記之

永平祠殿訓導先生名宦記



蓋猗蘭困於谷風，雖死不敗香，亡何而馬勃陵之。在下難振，茲有質樗，擗鳴鳴上托，狐鼠下族，然得謚為昂霄之雄，仁義附於高位，余竊甚卑焉。迺若在下而振，彌久而聞，此非特其所寄殊也。厥亦有至質矣。余日者察獄燕趙間，則以祠考循良吏，故實其祠類多二千石，不則千石，亡下者，退而見其父老諸儒生難之，雅未有以舉也。是亡論其甚，往繇邈，即能及其身，耳目睹記，亡稱焉。於乎，非名實相左，謬盪然耶。又東游永平，永平為古遼西地，不佞蓋徘徊於離枝孤竹之封，攬先民之遺致，庶幾茲有所值而不果，迺其父老諸儒生稍稍有能言其宦之良者，不言二千石，銅艾屢言殷先生。殷先生為訓導，秩百石，至卑小也。又天順成化間人，非及父老諸儒生耳目，胡以稱哉。父老諸儒生更起難言，使者胡難之易也。吾非能識殷先生貌，作何狀，與官所至，第吾之大王父行及事殷先生者，家說輩，曉以故畧得之。而先生行於養母事尤著，始母來就先生養也。天大雨，道泥，先生徒繇泥道中，扶板輿，諸門人，人人徒繇泥道中從矣。母性喜食魚，會灤河魚美，而河水旱，無魚，先生旦一衣冠河傍，拜且禱也。亡何水驟溢，得魚，取以食母，迨而今



身州山人集卷之二十四  
鄉之人關供者輒詫誦兒曰啗女不習殷先生拜禱  
耶而先生故以三禮取高第諸亡能為三禮言者先  
生晨夕誘誨之至捐奉為油楮費束脩以上未嘗不  
諄諄也永平家挾三油仁青紫比比三禮之傳永平自  
殷先生始余起謝父老諸儒生審如公等言是不當  
祠殷先生耶蜀之有文翁蓋天壤相蔽焉大要前用  
殷先生法也夫殷先生不及身後必有顯者及余卒  
卒罷察獄還治兵山東從今國史檢討正甫游因得  
聞正甫之先仕嘗至德審理相德莊王有聲不知其  
為殷先生也以姓故語及之正甫大驚曰吾不足以  
辱先審理後待罪太史則不知先審理之教永平若  
是歲餘而永平守紀君使來言其前守李君為殷先  
生入祠狀良悉且謂余記之夫二君子其猶行古之  
道也夫徵衆公也逮卑義也追遠仁也殷令殷先生  
屢起為九卿生赫然祠矣烏能歿而貽父老諸儒生  
口至今二君子其猶行古之道也然則不難正甫乎  
誠不欲令以正甫故揚先人名又詎宜以殷先生後  
故掩賢者二君子之為永平而已矣殷先生諱某武  
定人後遷濟南李君名遜今為廣提學副使紀君名  
公巡由給事中遷



青州兵備道題名記

青州故無兵備道有之自獻牛鸞始牛公始繇益都令遷也

武皇帝中大盜彥名等以數萬騎臨濟上三周華不注爲東而隣淄澠之交牛公從子第亡命力戰却之於是奉 璽書超按察僉事治兵青州屬州邑十四益以濟南之淄長萊新爲州邑大小十八又得以考功法課諸吏論死罪以下者牛公治之久遷副使最有聲其後代牛公者或以副使以僉事所奉秩輕重有間其於兵備職自如即稱使可十餘人專以彈壓盜賊然盜後先亦十餘發發輒與使相低昂而期甚至以跳梁間 上勞白虎節則安用是使爲也說者言青於郡國最號難治都會之間其民不辨穀麥本而務以鮮衣怒馬相勝鳴瑟粘屣陸博蹋鞠如季子之稱齊哉即野負山鑄山負海煮海大豪驚然挾中猾佐而驅使民威重於使且謂使孰與我大也民之聽豪也便於聽使然俗又好任俠慨不快意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禦效鑄錢掘塚固人人少年翁伯也使者業以柱後惠文彈治之固當無擾獄市一言耳平陽侯胡以得化諸能爲齊言者古之人奉



寬寬理奉嚴嚴辦是數君子寧盡不古若也漢世守  
得以一切便宜破法錢穀兵甲從意調興所論死朝  
上夕報可甚或立決乃上今雖謬稱貴重於守禁網  
叢密蝟察虎視一不相中文法吏得以其職伺之其  
他干陬察淵儲腹版築中丞之辟司徒銳司徒耳奉  
牘而讞頰首聽裁侍御之廷尉史耳舉翮觸隅動若  
籠鳥乃欲一區區下笑偃然蹻跖之上責漢治明法  
不亦大相縣左哉雖然賢者不以小廢志智者不以  
困廢才夫因事而就功趣時而見長則數君子者誠  
饒為之也世貞既待罪且三載乃得以燕從諸父老  
及薦紳先生質所難諸父老薦紳先生間以數君子  
政稱者其姓氏或闕焉用是大懼采而勒諸石為之  
記使有存耳至所謂某也賢某也否一字袞缺史氏  
職也即世貞焉敢以不肖身辱數君子後而易言之  
哉

閱武堂記

出青東門折而南可一里為菟地地可容萬人其陽  
有臺据而堂之三楹曰閱武日久圯廢且甚世貞視  
事之再閱歲乃始庀嘉肺之美緡鳩工廓其楹為五  
更治臺於後峻加堂之半堂成世貞乃以間從吏士



身州山人稿卷之七十四  
七 世經堂刻  
出勒騎射鼓之駟鐵乘黃不說介而馳磬控若翼縱  
送若組罽爭的者以千計的之發以植其叢矢以蝟  
二矛重喬左旋右抽聚為鄧林覆之凝冰厚霜盤踊  
電激卻曳風雨鏖鏘之戟指空而擲要眇俯身接之  
捷於猿猴刀盾曳札銛接不及毫末目無逃挫賈其  
餘疆搏人以嬉斯不亦擊技之雄也耶雖然孫卿子  
曰齊之擊技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夫桓固而齊之  
先君也當桓時楚乘廣雄於江漢折鈎之喙足以當  
九鼎焉而不惜驪山之孽狄實跳梁以夷衛城社稷  
公靡罷之燼桓寔因之至大匡管氏之法亦不過取  
士於軌里連鄉中軍國高之鼓而已其於法甚淺甚  
易然以其燼南遏楚北伐山戎中包諸宗侯外撫吳  
越邑牂柯崑不庾雕題黑齒六兵車而王室遂奠不  
佞即諸吏士業以而車轂擊人有摩連袵成帷揮汗  
成雨毋若先臨淄之途乎哉而所自負冠雄雞佩長  
鋏截蛟斷兕殿後攻鋒毋若先疆冶綽最之流乎哉  
然不能為縣官出死力擊虜庚辛以來悉索敝賦奉  
若而北至則盤馬長城之南度警言解輒罷以要大司  
農金錢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一夜駭廢未曙跡  
絕以不佞所遣募南者無尺寸功還報徒令孜孜閱



軍藉為也。則縣官莫頌焉。見而之雄於師也。未見而之雄於敵也。夫惡以子弟。脩小酒食。憤奮臂一呼。三尋長鉞。施頸自若。它推垣發塚。鑄山而鑊魚鹽之利。又何雄也。南矢不能及大海。北矢不能度長城。徒以烏合鳥散為長策。抑又何諄也。世貞嘗讀管氏之書。蓋有所謂七體八經五務三度。非盡以其施之兵。乃所以為兵本者。詳矣。禮義廉耻。是謂四維。今諸吏士。身私而怯公也。馳小而忘大也。毋亦為而師帥者。闇昧於道。不預脩四維之訓乎。哉。其師帥固然。乃諸吏士不務以士時。在揚先人之休烈。而令人舉盜賊之

敵稱冠之齊。要亦不善用雄矣。不佞竊以為諸吏士。羞願得脩其職。交勉焉。

屈賈二先生祠記 代家君作

嘉靖己酉。予按郡至長沙。其水曰沅湘。故楚屈平所自湛地。至漢時。賈誼出傳長沙王。渡沅湘水為賦。弔屈平。因以自悼云。今蹟猶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里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有祠祀。予嘆曰。嗟乎。是曷以揚推明德。表厲風軌。而廉起頑鄙。執其責與於守土者。語長沙守某。守曰。唯唯。謀之丞某。俸某某。出官之美。庀材而計之。為楹若干。左祀屈子。右以賈生。



九州山人稿 卷之十四 九 世經堂  
配采籬芷酌椒水奠馬而屬予記其事予少也則嘗  
讀司馬氏史竊概之矣夫士蓄志担業慷慨而激昂  
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之奉身綽裕之鄉而  
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以語于國也屈  
平繇公族事懷王王故嘆喑靳斷子蘭上官又內誣  
斥指遠之陰壁參五而愛怒謬整夫抱皦皦之節兼  
卓越不儷之藝而欲求近亡害者此於勢固難也流  
涕逐放頻死而益卷卷不忘者其意乃可悲而濃也  
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灌東陽諸公特椎朴少識  
熟馬上之故觀厭薄儒者豈亦習於內誣斥指之術  
哉賈生何媿此逐也賦所云鳳皇騏驎者似謂平不解  
晦跡量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  
又宗社憂深而慮長顯至哭涕太息即微或比物假  
訓者其於量身誠拙於國計何耶不亮其衷而較其  
淺曰自天子天年過矣過矣楚王昔縣令尹使使持  
重金璧而聘莊生云弗顧曰吾與曳尾而泥中之  
龜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予故特祠二子  
祀之俾凡長沙之薦紳士與吏茲土者過而游以吊  
者惕然有懷君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退乃惟所以  
失約諸聖賢之訓慎發善藏而道濟之至徒以撫今



而愴昔僅藉攄幽憂憤疾之思蓋二子之言既矣非所願於來者也

重脩長興令黃公生祠記

余郎署日則聞今大司寇黃公之賢也既罷官徃友人長興徐中行所以間從邑父老長者游時時益稱黃公賢不置也黃公者故長興令也余故難問邑父老長者黃公去令三十年安所得稱若此乎邑父老長者言即無論去我公久一臆公諸治狀益若新焉指邑之條教象法善者曰此黃公所遺也其稍未善者曰此後令有所損益公者也閭井之氓獲世守素者曰此黃公之卯翼者也鄉大夫士顯賢者曰此皆受黃公教者也指邑之東門外祠曰吾邑思黃公而不置追而俎豆之者也其歸然而像者曰此黃公令時貌也負鼎翼然高者曰此顧中丞之紀黃公績者也余讀中丞文退而徵諸徐生徐生乃言曰不佞齒固卑然幸及為黃公民又幸及稱公之門人始黃公來治長興長興民竊少之公弗顧第行求邑劇弊宿猾把持稅牘者難縣官不解出納徃徃家於役黃公笑謂女曹善乾沒安能溷廼公悉驅逐之手自會計出納倚一帑而辨故事區有長長職二稅齊氓徃徃



苦其長橫索而其長亦間苦豪右肩累償破宿產黃  
公業為立程約身任之民樂就公賦豪右不得與其  
長詐相勝黃公所讞治獄後先以千數庭列片語立  
決然不數持阿三尺曰惡用猾吏困吾民也諸訟者  
受攝牘往當攝者欣然來就訊以故黃公之胥不能  
識民民亦不識吏而邑大治公兩入覲從二騎當橐  
書為行資即大府按長興者及它貴游客無敢以饒  
望公公暇則延諸儒生講說文藝其推而敏者擇明  
師誨之貧者割餘奉飲食之人彬彬自好取甲第仕  
宦有聲黃公為令滿六載就徵貧不能治裝邑人填

道哭挽公曰安能終借我父母乎於是始謀為祠祠  
公三十年一日也余聞徐生言愈益慕說黃公歸一  
載而生以邑父老長者指來徵余文記其事余固謝  
不敏既而思之太史公叙次晏子傳願為之執鞭而  
不可得余雖不識黃公然幸生其時又辱聞其狀甚  
悉余又何辭且余少習太史公書固竒之至諸傳滑  
稽貨殖游俠甚猥瑣無賴也乃獨不載循吏何耶河  
南守吳公治行為天下第一固嘗薦賈生矣史不能  
舉吳公名與所以稱第一狀又何也則豈唯太史之  
罪蓋賈生有慙德焉故史至班固氏而後秩如也



明興百八十年来循吏之效不甚見於世說者謂苛  
文實因之即吏人人黃公奚困焉徐生倡諸父老長  
者新公祠而紀以言徐生似勝賈生也詩云蔽芾甘  
棠勿剪勿伐諸父老長者勉之更爲我謝黃公公家  
次公承相時胡不潁川若也黃公爲名令入爲名給  
事出爲名藩臬又入爲名執法爲名大司農爲名大  
司寇且行相事迫矣毋令史冊有隱志哉黃公其亦  
勉之

太倉州儒學田記

相入然要之未得其精耳道固有不相入而相爲用  
者說者曰漢高帝以馬上掃羸項收其民而衽席之  
更三世可以禮樂矣重之以文帝而猶曰未遑也安  
在其相爲用哉是不然凡先王之所以衿帶其甲冑  
而教化其刑罰者機在於轉移之間耳故臯陶一士  
師也挾章程以其職冠夔契而不爲讓知有虞氏之  
欲以法開教養也有虞氏之用臯繇也汲汲乎水土  
之未及平而于四兇乎是誅先除其害而後布之地  
也故夫周官之爲司馬司寇者未有不陰用於司徒  
宗伯者也余竊持其說以規世之用事者而未得其



乃今見温公焉始温公以侍御來按吳也提衡百吏而濯袂之務精白王事不好為操切苛辨第時時言吾計無以安吾民姑去其害吾安者而已而會太倉嘉定間大俠沈氏多蓄養亡命奸盜負海煮海巨編出沒波浪遇之無不立靡碎其徒探赤白丸行剽殺人國門之外環沈而百里居者空其藏蓋十室而九所占割腴田以千計自食之課吏莫敢誰何私苟幸其無他故足矣温公聞之不憚曰不穀奉上威德即步武外夷其人而甌脫其地何忍弱哉乃

選良有司挾二帥指授秘策悉捕下獄置之理而瓜分其田以五予旁民共職稅以五之三予太倉五之二予嘉定二學宮其為太倉者凡六百三十二畝有奇諸博士弟子貧憊不能事婚葬與旦夕饘粥咸以管取給焉而春秋斥其羨治典籍庀禮器如故於是州父老則人人喜加額言吾所不魚肉於沈氏者幾希温公不動聲色而殲夷之公有惠於吾民甚巨諸博士弟子則又大喜言温公用軍旅之役俎豆禋吾曹無憂虞於俯仰以從事詩書吾所不勵志行以終公惠者有如日諸田沈氏田者亦大喜言茲地皆王土不幸而出其資肥盜賊者百年又辱鄙之為盜藪



賴溫公力一旦洗濯其故剪荆棘而助菁莪之化諸  
博士弟子及父老何以報溫公而會溫公以滿代去  
今侍御東萊孫公當行部有司用故事請孫公慨然  
曰茲唯前使者之猷與諸大夫力也不穀何敢忘之  
其勒諸石以示永永諸博士弟子及父老則又相率  
謁余言余病且廢不能為諛辭如溫公真能以法開  
教養者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溫公得其精而為  
憲萬邦又何疑焉公名某字某河南洛陽人兄弟俱  
以文章名有二溫集其得代去也又以破島虜功當  
遷贊公畫者前兵備副使耿公隨鄉奉而行之者州  
捕守蕭君某勒石者博士某某某也

黃氏祭田記

余嘗讀孟氏書至所謂三月無君則吊者私亦竊疑  
其急及讀至於唯士無田不可以祭而後知夫士之  
所以急君者在祭也又讀至於卿以下必有圭田而  
後知先王預下之悉曲體其急而為之地也然禮稱  
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所謂圭田疑若止於卿大  
夫與士之在朝者天下固有草莽不祭之士矣蓋勢  
之所為限澤固有所不周而士亦有所不能自致於  
禮也當孟氏時其所謂士者陽若無所事於世而陰



操世之重以餌天下之諸侯而所謂諸侯者浮慕其名而內規其助不愛爵祿土田以招延天下之士其兩重相慕跡若可紀然問其身則朝梁而暮齊問其兄弟則伯楚而季秦問其墓之鬼則祖粵而父燕家不得恒祭祭不得專田而諸侯之所以厚士與士之所自厚者身而已凌夷至於唐若宋其藩鎮郡邑奉天子三尺喘焉若無所藉於士而士乃至於厭薄畊桑之業棄其鄉井之故甚或七世不塋舉宗不喪贄業貢史蹄鞅徧於天下以庶幾一日之遇士固竊士之名權以覬乎上上亦竊士之利權以答其覬其所

謂藩鎮郡邑雖不能如古之諸侯亦庶幾有以少饜其口而遂亡其故一旦被顯遘躋膺仕乃或有家廟載令甲而祀在寢為臺司所紮者况其他哉始山陰黃君諸生時嘗從憲使洪洞劉公游為授公諸子經當黃君之父良貴君稱國士其母吳氏稱賢母聞郡邑間而老且食貧以死黃君居恒戚戚不懌曰嗟乎人子哉無所力於生矣即不得受升斗共窳盛終身矣夫使若敖吾鬼而顧護吾缺何甘也劉公奇其林悲其志及行省浙東捐橐中裝者百金遺之曰而以金為田毋虞春秋享也黃君業置田若干畝後稍貴



有餘祿然不欲更益名劉氏田曰祭田而屬王某氏  
曰士固有不能盡得之於先王而吾乃偶得之劉公  
者劉公即不以百金沾沾為吾德吾啟血管而秉爵  
鬯以從事於先君子楹楫之間泮然有餘忍焉吾曷  
敢一日忘吾曷敢一日忘子其記之以示黃氏之為  
吾後者嗚呼劉公不愛百金裝俾黃氏之祭有田自  
劉公始黃君不以身先其先人又毋朽劉公之德而  
著列之其相率而歸於厚也亦賢於吾嚮所謂士與  
諸侯及藩鎮遠矣劉公名汀為叅政以罷黃君名鍾  
今為太倉司訓與余善

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

循麋涇而西者曰大王父司馬公第襲第後稍西偏  
而枕涇者伯父靜庵公園也入園松亭翼然已屈松  
栢為左右屏已又屈松栢為鶴鹿者各二折而西則  
東山之趾在焉有亭瞰崖而下頰稍西為靜庵中五  
楹兩序半之出庵折而西又數十武為山堂堂之南  
有臺列恠石名卉東西脩竹綿亘數百武闢堂扉而  
北則杳然別一天為大古池中浸芙蓉菱芡左右石  
門以入山分為二橋各有亭踞之其水左深入石洞  
為石梁以度抵一崕而止崕前鑿磐礪蓮花引水浮



杯渺渺自崕隙出水右度橋而窮復為深澗上橫石以道而西抵礮石山被以白華曰雪山諸山輔皆土岡委曲抱麋徑若率然之脊萬松鱗鬣之山之勝不可盡數大抵石巧於取態果樹巧於蔽虧卉草巧於承暎亭館巧於據勝而已其所謂石則太湖武康斧劈峴英之屬果則桃李梅杏橘柚棗榧櫨梨棗檉柿含桃盧橘來禽鬱棗楊梅榕椶之屬樹則梧檟梓栝桫栢杉檜黃楊檉櫨檉櫨昏餘枿間女貞椿榕之屬卉草則蜀茶海棠辛夷玉蘭蕙芷穹窮搏且芙蓉芍藥牡丹合歡忘憂青蘿蒼荔之屬各以百千計亭館可再屈指數蓋靜庵公自罷藩幕歸甫三十年中間即非負危痾峻風厲雨未嘗晷刻不之園其所規擘匠締旦損夕益徃徃出人意表以故精麗甲東南雖夙稱名園者遜弗能抗余自為諸生則已侍靜庵公杖履游山中每春夏交蒼翠四封蹊徑殆絕裁霞縵絲因風迴蕩穹幽漏明芬芳徐出琅玕崢嶸青蔥峭蒼爽沁脾腑百羽萃止弄暄訢悽啁啾嚶嚶有傲人色縱履游目靡匪趣會而靜庵公又雅好客客母問晝夜商移微易絲倦肉代改席謀懽醉醒互端是無但東南稱能為園主人者亦遜莫與靜庵公抗而



會余北游得一官久之遘家難歸靜庵公已捐館舍  
屬服除稍從諸兄弟往則嚮之所謂松栢屏障鶴鹿  
及他欄楯蕩然無一存石亦多傾圯卉草雜樹十去  
五六亭館十去三四第其存者石色漸古苔蘚蝕而  
蘿蒿封枯椽之木獲遂其性上干雲霄虬攫虎坐眩  
恠用牡履綦鮮及鳥雀益傲至於絃管之地松飈驟  
濤篁水相應恍若舊游之在耳而尋之不可復竟矣  
余從弟瞻美為靜庵公少子酌余茗石上相對歔歔  
久之意以有所軋故不得致力於茲園以終靜庵公  
志也余徐謂曰子不聞宛洛天地之中古所稱至鉅

麗偉觀哉彼遠無論銅池金谷絲障錢埒之地不終  
屬梁竇崇愷也大曆會昌中平泉綠野奇章之石履  
道之竹皆足以吞茲園八九不芥蒂而宋時李文叔  
之所記無一為其子孫有者文叔所記園幾二十年  
不旋踵而中金虜寧獨舊主不可問而遺丘故池豬  
夷為一甌脫亦焉能彷彿指導哉今茲園雖小頽而  
幸置之湖海寂寞之鄉厭者不易棄而欲者不易跡  
吾固知茲園之長為王氏有也子何念焉瞻美意似  
有省者既而曰洛陽之不復園也蓋三百年矣讀李  
氏記而園若新也文其可以已哉夫園之不吾長有



也吾知之而子之文長在天地吾亦知之子姑謀所以新吾園者余曰諾又二年記成郡人尤子求為之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士文困敦亦奮若揭提格單別執徐太荒落敦詳協洽滄雜作要

記十二首

楚辭木星歲歷二十八宿宣編明正月一次此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謂之歲越越故限也天歲在戌著雍白

蘇松叅將梁公德政記

歲著雍執徐之竊月舟者百人造王先生庭而請曰  
余東海之壁司徒士也日天子有深顧於東南移  
吾將梁公而大帥之裨全有吳吳吏士幸甚雖然余  
則何可一日無梁公夫梁公至而余軍始城也庵廬  
之宇上露靡所蓋覆旁四無壁而當事者日務減削

徐歲在辰日執



之不腆郡邑之賦不足以食戰士士且色菜梁公出  
橐中裝黃金犀毗綺鷓鴣與夫人之簪珥鬻而佐軍  
曰縣官時念若少需之母苦也梁公日治軍至夕弗  
少休顧謂若曹饑吾食之寒吾衣之病吾藥之即不  
幸死吾棺之慎毋輕校為盜姦汚乃公三尺也梁公  
之煦育吾曹殆嬰兒然至出軍令立表下漏軍正左  
右視士立駢植毋敢以毫髮忤者故吾曹於梁公居  
平即嚴冬未嘗不若暴日也其有戎行即盛夏未嘗  
不若負霜雪也夫吾曹誠不能留梁公然何敢一日  
而忘梁公吾子其志之俾有以寄吾思于梁公且不  
朽先生曰善微若而人之言梁公吾故識之也未既  
褐者進曰余新城旁之耆老也嘗使者城于余畝而  
俾梁公軍之余始竊有憂焉梁公至而市詎不易肆  
也肆且倍賈矣馬無所芻於田田芻芻矣嚮時時虞  
夜夜枕高矣嚮不能一日忘颺警警言行息矣吾子其  
有惠於梁公庶毋遺耆老之請先生曰善微若而人  
之言梁公吾故識之也夫梁公者故先中丞將也二  
十而奉其先大夫於越從異軍子第角倭虜數陷陣  
搴旗為軍鋒冠先中丞亟為言於朝即一旦緩急梁  
公可將十萬衆梁公稍遷於吳淞為裨將有聲已復



遷為江右叅將平嶺盜遂至今官梁公以先中丞故訪余於里閭間與談天下事抵掌伉慨若按圖而陳說者余謂世居間則古文迫則尚武今吾郡幸一二歲不中虜遂徂以為小康而令文法之吏操切而持武吏柄以為能而不思寇固兢兢其視也梁公以為然以故其治軍日益飭梁公誠賢哉雖然今遂去若而大帥乎曰梁公固去吾曹猶梁公統也先生曰然則梁公故未去若也庸何思且若曹不知梁公之貴顯重用事取得無以吾言為諛乎哉衆謝不敏先生乃言曰毋傷也昔在周宣王時王命申伯式是南方吉甫為詩誦之曰文武是憲柔惠且直又曰吉甫作頌其詩孔碩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吉甫復為詩頌之曰四牡彭彭八鸞喈喈又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彼吉甫者不以將帥之重避其近於諛而歸美之若此乃復沾沾乎自貴其言者豈不以歌詠盛德大業金石所紀有弗容逡巡者耶今以若而人之請石余言梁公讀之惕然有砥礪益奮之思其所以終惠東南者庶幾申伯山甫焉余雖不文其亦何吉甫之讓弁者曰敬謝教請勒之石褐者曰梁公倘終惠吾民者其王先生之賜也夫梁公名某字某某人



王節婦項安人祠記

吾王氏之秀曰時雨僅二十四歲夭其婦項安人故  
盛年而貧或欲奪之項安人則日夜抱其孤任用泣  
曰吾所不獲從地下者以此子任用長而受書項安  
人即篝燈熒然所佐讀者緝緝洗也任用既有室項  
安人夕則闔扉寢母置旁婢竟死曰生不幸倍所天  
吾不忍再而影也項安人之拮据於家以理生最稱  
而任用貴稍為散施之故吳中稱節婦非一而度之  
無先項安人者任用為鄉貢士時項安人年六十有  
司上其事禮部覈母異詔特為棹楔旌之旣旌而任

用舉進士高策授太常博士遷儀部郎封項安人始  
得稱太安人云亡何任用卒又七年而項安人亦捐  
館年八十餘又七年而邑之士大夫耆老益慕稱項  
安人爭捐貲為祠以祀而白之臺三使者俱報可於  
是項安人孫定鼎列所以祠狀而問記於某某不佞  
聞古所稱以死勤事禦大災大患鄉先生沒而祀者  
未聞其有祠婦人女子則何也君子不謂然曰丈夫  
慷慨捐七尺以許人國誠有之然要得於經傳師友  
誦說之素夫無所明而發其於衷誠者乃婦人女子  
也夫婦人女子既慷慨愛其志甚於愛其生而棄一



玫瑰石珠之說

身州山人稿卷之七十五  
世經堂刻  
旦之命不亦俠烈大丈夫哉然而所發暫也處瘠而志困者奪不終處沃而志廣者奪不終故婦人女子之得謚為節難也今夫秦皇帝至暴狼戾也然賢巴寡婦清而尊之為立女懷清臺其云無祠婦人女子何也今夫吳俗沃而易廣其志者也下女鳴瑟粘履倚市門招邀輕佻中女工技作奇巧衣被天下上女習詩書雍容珮環項安人者誠其中麟鳳也祀一項安人而吳益知有女德砥礪浣濯其故而比於謚此三使者與邑大夫耆老指也不佞於王氏與有榮焉次其語授定鼎為刻之祠以示永永

求志園記

吳城之東北隅為友人張伯起園園當其居之後閣道以度入門而香發則雜荼蘼玫瑰屏馬名其徑曰采芳示吳舊也徑逶迤數十武而近有廷廊如名其軒曰怡曠示所游目也軒之右三而楹者以奉其先隱君像名之曰風木堂示感也堂不能當軒之半然不敢以堂名怡曠者示有尊也軒之右齋以栖圖史名之曰尚友友古也齋之後館館臨大池中多金銀玳瑁雜細鱗名之曰文魚池所蓄也穿池而橋循橋稍西南為古梅十餘樹名其廊曰香雪言梅德也伯

身州山人稿卷之七十五 世經堂刻



禮日記

起之言曰吾吳以饒樂稱海內冠不佞夫差之墟甲  
第名圃亡慮數十計即屈諸君指且徧亡及吾園者  
諸材求之蜀楚石求之洞庭武康英靈壁卉木求之  
百粵日南安石交州鳥求之隴若閩廣而吾園固無  
一也然至於旦而旭夕而月風於春雪於冬諸甲第  
名圃所不能獨絃而長秘而吾得竊其餘吾它無所  
求求之吾志而已且不見夫都將相貴重用事於長  
安東者耶彼其於志若無所不之然徃徃人得挾其  
遇屈吾志吾外若伸而中則屈甚或發其次且慨  
歎於所見而輻輳沃麗之地等之於荆榛鳥雀之區  
聞歌以為哭見樂以為憂而不悟其所自吾無所求  
伸於外然吾求之千百禩之前而若吾俟求之八荒  
之際而若吾應求之千百禩之下而若吾為之符節  
者此豈可與豪舉跡賞者道哉王子聞之歎曰善乎  
子之求也志則可與聞乎伯起笑而不答王子有間  
曰命之矣

王氏勅命碑陰記

先皇帝之三十有七年吏部言中兵馬副指揮臣世  
昌滿三載績最無害當封詔曰可其予制勅封文  
林郎贈其父源如世昌官嫡母陸為安人生母沈贈



如陸嬭劉贈如沈於是世昌遷為東兵馬指揮再遷  
為兗州府通判致其仕歸將奉所得制勅刻石於墓  
道以侈大 天子之恩德而光昭其先人之聞且以  
示夫為子孫者而屬臣某記其事於陰某不佞屬有  
采薪病未果又數歲為今 天子之二年而世昌業  
七十餘應詔當進階則復謂某老臣無狀自放山澤  
間再被 天子恩無以報幸終為我記之會某病良  
已乃始拜手稽首言曰先王之世所以劑量才事均  
施報何其取稱有度哉世降而事日以繁於是人主  
所寄於天下之才以共理天下之職者其才往往不  
能足於職而至於壅闕其德澤人主之所施以待天  
下之報者其恩復往往不能足於才路馬繁纓旂旂  
土田之錫坐而紛馳於東里之策而奔走御圍於方  
訐之內外者汨沒於升斗之祿進而不能望人主之  
一言退而無以自解於妻子故其詩曰王事靡盬不  
遑將父不遑將母又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夫恩  
則詳於上而畧於下勞則詳於下而畧於上此雖非  
平國之政然亦其勢然也大夫固稱循良吏工於職  
然以貲郎舉歷佐州郡入為誰何之官所謂進而不  
能望人主之一言者



先帝獨稱之沈練通明大夫何以驟得此哉國之衰其小臣不遑生而將其父母大夫之為父若母者歿而見褒予於綸綵天子恩德胡可量也語有之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大夫老矣其語而子孫當世世無忘茲遇以思所以效於未竟者不佞日有望焉

日涉園記

今大都督楊公歸自帥越乃損祿之餘擇勝地於其居之西南為園而顏之曰日涉蓋取晉徵士陶潛所賦歸去來辭語也夫以陶先生令彭澤僅八十餘日即去之而其所謂園者亦僅樹檉柳藝蔬茹杞菊之

英斐亶於籬落間而已其所謂日涉者又僅一漠陰之叟朝而灌夕而墾以其間假息於棗榆之間而謂之趣今楊公號為都督踞十一郡三樓船將軍之上而提衡之位不為不尊出入戎馬幾二十餘年不為不久擁高牙建大纛金紫銀艾為之後先奔走不為不重及其歸而所謂園者前棹楔而後庖廡左亭右榭涼堂與室便房迴廊在在而有太湖靈壁之石紅鶻素馨閩越蜀廣之卉紛錯臚列而不可名計其所謂日涉者多守相之干旄學士大夫之几筵鐘鼓管籥夕奏而朝流響脂遺馥沾於階砌之傍而不散而

榭音洩川兩旁

臚音閣陳叙之



後謂之趣。嗟夫陶先生楊公即亡論上下數百千載第列之步武之內而使一孺子辨之必不以為類也。夫使顯而饒者挾吾有以勝其無約而隱者挾其無以易視吾有而謂為不類固宜陶先生則固無所事此已獨楊公快然於其所謂貴重且久其曹偶之所豔得而味言者一旦脫屣而去之而不為歎知其無累於外境也夫無累於外境而取足於內則夫夫鵬之搏扶搖羊角而上九萬里尺鷃之旦莫決於槍榆其為逍遙一也且當陶先生前天下固有挾其有而致豐於一園至於臺若沼而尊之以瑤苑而尊之以圭若琨其為溝若谷而尊之以金者不知其一轉眄而辱於樵叟牧豎之手求其遺跡於荒烟斷碑而不復可得第取陶先生之辭一再諷咏之而所謂日涉者固恍然若新也楊公之必不挾吾有以求勝其無明矣公與不佞厚謂有以記之不佞罷青州歸為園公第後可十載然不能守而為世所迫以出今強顏而記公之園得無自托於有無之間而文吾出處之罪耶然公望重非久且復出不佞歸為公代而日涉之矣

復清容軒記



吳興水至多，割地幾十之五。其城西南隅為勝，西南隅枕水而宮者至多。慈感寺為勝，慈感寺之景至多。清容軒為最勝，軒故旁寮，然其地據寺左而獨南嚮。前枕通塘，有蓮茨木芙蓉之屬，枕吹容與，芙蓉散布。軒之中碧浪，諸山凌睥睨而上，其外碧浪，諸水穿睥睨而下，以故其景最勝。攷志所以名，則故元學士袁先生，稱號清容者，微時客吳興，讀書其中，因取其號。軒之趙文敏公孟頫為題字，而文敏亦時往來。流憇若舍館，以故其名稱益著。軒業以屬寺，然寺僧不得而有之，而以供邦君大夫卿薦紳豪賢之游目者，二百餘年于今矣。少時不戒於火，予來吳興，過慈感寺，問軒於范太史，而得其故意，微欲復之，以屬守黃君丞藍君司理孫君，則有郡士嚴姓者，慨然出而應募，發其帑而竹木墁瓦，至不逾月而軒復。雖其宏壯侈麗，不逮前，而山林之觀，爭出於睥睨之上下者，如故也。始予未為吳興，則讀吳興諸書，稱文敏公第環三面臨水，勝甲一郡。及余至而訪求其故址，所謂水晶宮者，蓋陸沈於闌闔，釐祝之間，想像於暮烟春波，而不可得。為之愴歎，而其旁一軒獨以伯長之所偶游，文敏之所偶題，二百餘年而不隳一隳，而輒復之者。



新抑何說也物吾自有之則吾為主吾有盡而代吾  
而主者亦有盡物吾不自有之不得已而付之天地  
天地無盡而為天地之人者亦無盡故驪山之陽翠  
微玉華更而為禪室佛廬而後能有永者恒也人見  
夫王珣周顒之徒舍其宅而寺之謂以為媚佛及余  
游虎丘望而知其為千年之宮且因以知有珣也則  
夫世之君子陰利其有而陽文之曰廬其居其不一  
轉而泯其主再轉而泯其跡者幾希也作復清容軒  
記

養餘園記

吏科右給事中崑山許子去其官之五歲而始為園  
又踰歲而園成其地闌陽而郊陰右負城左瞰山竹  
木森秀臺榭館廡之類錯居而各有所窮窅靚深潔  
不容唾規池矩沼負抱宛轉皆許子之所意締而手  
啟者邑侯大梁王君名其堂曰遂初取晉孫盛所為  
賦語也許子居復與俞仲蔚先生謀而名其閣曰穆  
如閣之後饒竹竹時時以清風至也名其樓曰棲雲  
山所出雲東度則時止也名其亭曰叢桂傍亭多桂  
取淮南小山招隱語也名其庵曰靜觀許子所特默  
坐澄慮處也名其館曰貯春春之雜英駢焉名其園

許山之高 卷之三十五 二世經堂刊



曰養餘而問記於王子將以釋許子之所謂養餘者而勒諸砥許子之言曰吾嚮者嘗一再備從官出入承明之廬與聞國家大計蓋歲旦而憂暮之計而歲不足日旰而始進朝之舖而日不足吾故幸貴然不敢以為樂也縣官程既廩以吾不任職而棄之而吾身一旦乃復為吾有吾晨起而視畧而日吾餘歲受曆而歲吾餘吾之田有餘秬足以饗有餘秠足以酒而吾之舍家子為什一者其餘足脯脩果茹而吾又幸有茲餘地稍出吾之餘力以為園園成而吾未嘗不一日適也則吾歸乃始幸矣王子曰子知子之餘乎而不知子之餘天地之所餘而子取以為養者也天地之所餘恒在而人不知取以為養今子獨得之則雖謂子之餘亦可也因為歌曰園有畚可稼可蔬樂子之恒餘園有澁可釣可網樂子之能養既歌而復記其事

吳淞副總兵題名記

明興以勝國殘孽故諸言兵者獨詳西北而稍略於東南東南故倭所從躡地也吳為東南首鎮財賦半天下其地北控江三方踞海而徃時以一都指揮臨治之嘉靖中故湯將軍慶用總兵銜來平寇留填京



金九之續定公室

江直  
江直  
江直

口亡何罷更十餘年而倭難起湯將軍之子克寬用副總兵銜改鎮金山又三易帥而盧將軍鏜移鎮吳淞又五易帥而為朱公冠朱公故伉武然以廉直起官所得奉賜悉分其麾下不以入私橐旦夕飭治軍間則召碩士大夫相與講禮敦詩有卻穀元帥之度一旦慨然謁不佞而請曰自湯將軍之父子繼而帥也以迨不穀蓋九易將矣而名氏不著恐日就湮而靡所攷見竊甚思焉子其為我記之不佞吳人也終始倭難辱為諸大將所保障又辱從諸大將游而因私其為人其最著者曰湯將軍慶父子湯將軍驍捷

善鬪與盧將軍鏜埒而微近矣俱好乾沒其子敏練少壯往劉將軍顯悍力而長跳盪揚將軍尚英闔達曉智明於水郭將軍成輕趨得士心是二將軍者皆善養交有聲公卿間要之即他帥人人殊其於干城腹心一也不佞既借為紀其略而因有請於朱公語有之天下危注意將業海警稍即安謀國者不勝為民惜耒耜之資而議銷兵兵銷矣安所用將為夫不備不虞不可以國自朱公而往願謀國者無輕議罷將願諸任將者日飽土而無勇功俾日出之地望風而弭其文看以好警耒昔漢班史之稱辛慶忌曰為



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有味乎  
言之哉承平而虎臣敬以為諸公祝作吳淞副總兵  
題名記

### 菘竹堂記

故吏部侍郎崑山葉文莊公以學行政術高

英憲間為世名臣公生平無他嗜好顧獨篤于書手  
抄雙言至數萬卷將為堂以藏之意取衛風淇澳問學  
自脩之義名之曰菘竹而公故潔廉鮮美裝足潤又  
家於官以歿公之諸子孫曾教諭郡丞某某輩雖代  
習公書至稱聞人有官秩而守公之清白力不能任

搆天下之士因公書而望公之堂比於魯孔氏之壁  
其菘竹比於召伯之蔭時想見其爽塏窈密青蔥峭  
舊之狀流潤涵碧於笈滕緗素間而不知公之所謂  
堂與菘竹固無有也蓋公歿踰百年而其玄孫鄉進  
士伯寅乃始因故居地而拓其右為堂以居公之書  
用公之舊署以榜之獨所謂竹者尚未及樹而前軒  
後廡其陽可以承日其陰可以蔽風雨蓋至是而公  
之所遺書始翼然得其職而不辱於帷房側廡之地  
伯寅益旁購古文奇帙得數百千卷副之意未已也  
諸與伯寅善者登公堂而親於其所謂爽塏窈密者



其青蔥峭嶺雖不可遽得然覩榜署而思勁節栗色  
 至讀其所遺書則又未嘗不若承公之磬咳而窺其  
 寄也公視裴晉公李太尉不知其名德所軒輊年位  
 小輕耳晉公之堂曰綠野者太尉之花木竹石於平  
 泉者其宏麗竒壯瑰恠甲天下亦何嘗不祝其長為  
 兩家守然不再易世而堂冒他氏花木竹石不脛而  
 趣貴人之垣而卒不能有也伯寅所構堂毋論視晉  
 公十一其竹之植與否亦毋論若平泉而文莊公之  
 遺書有年而愈益拓其副所名堂歷五世而愈益顯  
 固為公後者之才而賢毋亦公不盡取天地之有以  
 使可繼不遽為一時之滿以使可加益耶予深有慨  
 焉故不辭伯寅之請而為之記若夫顧名思義以進  
 於武公比德之旨是在伯寅矣是在伯寅矣

思貽堂記

太僕卿吳郡顧公蓋嘗名其堂曰思貽而是時顧公  
 官給事中當諫爭地不敢以其身為堂有會所上書  
 言天下大計忤用事者流竄去其堂數千萬里外於  
 是顧公佃居庸則稱居庸山人云而又三十年  
 今上悉召用諸敢言直諫之士公首被旌異去山人  
 為故官再歲間超遷至九卿位 天子所以慰禮而



垂大拜者無虛月公一旦致太僕事歸懸其退休之  
車於其堂而忻然色得曰堂始吾有矣吾嚮者躑躅  
數千萬里外誠不自意全然吾所以名堂意不一日  
忘也介故人子張元蒙屬世貞使為序顧公固世貞  
之所願為執鞭者以書謝不敏且請於公曰公亦聞  
之詩乎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夫翼子而謀及孫不亦迂思過計哉然而君子有取  
焉則周德所以深長之故也春秋時賢卿士大夫何  
可指數然徃徃不能以其身行而為數世之身君子  
有憂之曰是夫也未老而偷則又曰及身而已蓋至  
於樂屬之汰餘盈而後貽可知也今夫田畯野賈朝  
興而不能謀夕之事然而於子孫則思貽椽床墁瓦  
織悉而輯之曰以貽若曹居也旁畦疇隴靡所不益  
墾曰以貽若曹食也尺寸絲縷藏之於囊及橐曰以  
貽若曹衣也於傳有云賢者貽以安不賢者貽以危  
凡此非危道也然而不得其所以安則危夫顧公為  
天子郡邑吏則稱良為論思臣則稱直為駟牧則稱  
塞淵難進易退炯然物表其為德於天下以貽其後  
者天下能言之恂恂共遜廣施而薄取其為德於其  
鄉以貽其後者鄉之人能言之絕去嘻嗚動止自矩



躬行孝弟其為德於其家以貽其後者家之人能言之公何庸思哉公之所謂貽始不欲盡取天地之餘而時出其厚道以補其所不及孳孳焉務培滋其本而微藉其息於不言無跡之境乎公於安道饒之矣公果無庸思矣願以示公子若孫登其堂思公之所貽者惕然一舉足而不敢怠思所以貽其後者油然而一舉念而不欲居其薄即公之貽信永永哉蓋顧公年七十矣所以復不佞者曰善哉子之言雖然予惡敢不思衛武公九十五而為抑之什且命其國人交箴以警予於武公稱小子焉夫惡敢不思請筆子之言為堂記

竦塘黃氏義田記

黃君之至自舍人歸也曰吾幸藉先人之遺產以無虞饘粥而又重之以祿賜柰何令暮功之戚寄食外也覩其宮翼然曰先人實覆露我而不能使吾宗之憂風雨也以舍人貴封其阡高視南陽則又愀然歎曰柰何暴吾宗骨而不能具一羸博也以餒饗見子弟則又歎曰及吾身而不進若以禮教吾罪也於是大出其橐裝首創屋為堂為樓為室為倉庾七十七所竈井溷廁稱是聚其族而居已置田租穀百石老

餒所食之餘

溷亦廁之



家譜曰家衆

弱不任耕者取食焉已捐中金百四十予母主者而收其子息以供寒不能衣者婚塋不任者有差已又割傍餘屋為塾延里社師教其稚子取子之息租穀之贏以供當是時郡邑有司咸美黃君之舉而為文光大其事而獨汪中丞伯玉叙為最黃君走其人千里以書請曰是將藉中丞之舊以希子言非敢重黃乘也謂子孫毋忘先志庶有考也嗟乎仁人哉黃君也說者乃謂宗法廢而後有義田義田之不如宗法公且徧也是不然封建易而宗法之不能獨存也久矣其大要食人者忘為德而食于人者忘德人夫忘

氏不錄者實  
錢二十二漢律  
云一尺音赤庄  
名

德人之與忘為德固公然名之曰法其弊能使食人者苦於繼相率而倦為施食于人者忘其來不知勸為睦是故有義田而後有勸也夫微地狹人衆苦織畷自計家不足則嫁於鄉鄉不足則嫁於它州邑餘指出贅餘力出傭餘貲出賈賈成易地傭成易父贅成易氏蓋等身其藏金而尺金其室畝者恒也乃亦有捐重而不恤以其室畝公之族如黃君者乎又亦有為之計婚嫁喪塋教之禮讓宛曲周至如黃君者乎無論黃氏之德周流於其宗人微有勸者可以少徙民矣黃君乃又不自德曰吾王父志也詩云孝子



倡尺亮切倡和

不匱永錫爾胤夫豈唯仁人黃君柳亦孝子哉蓋天下之倡義田于族者吾郡宋則范文正公而明則先大父司馬公其人皆非為名高也者故於君不辭而樂為之記

延祥上區華氏役田記

今天下財賦獨江南最大江南常所部邑獨無錫最大無錫諸區獨延祥而延祥又獨上區最大其長賦者又最欲上區田可十萬餘畝無他姓皆華氏田而嘉靖間華之老有游大人者與余遇燕中云屬當長歲賦矣諸大人有右我為請郡邑得省無名徭若干然度其費不千金不止也問所以費狀則曰苦虛糧問所以虛糧狀則曰區之人積逋而貧者廢箸而鬻於他區豪豪取其獲而遺其賦以責田主度不給則跳區長賦者不能跡田主所又不敢問豪取賦歲歲為代償不給則亦跳蓋久之而至不能跡田與豪所亡論田主矣余既已心識其言而會學士鴻山華公致其事歸公故延祥人乃歎曰柰何以吾宦達食吾鄉豐而瘠其餘哉乃倡為役田家及役者出百畝之三畝不及役者五畝進士不應役而稍優之如役者三畝鄉進士殺不及役者一於是公之兄弟當出田



共八百畝以先諸華通出田二千四百畝得米若干  
 石麥若干石以歲助虛糧及收運之費長賦者稍稍  
 寬矣而公又曰是尚未可繼也柰何瘠吾鄉以肥他  
 區豪乎而公門人翁公孺叅以叅政至乃具疏請於  
 朝下御史御史下翁公翁公下邑王令其勤劬度畎  
 計他區豪不得復匿糧其糧存者田與俱歸田往者  
 糧亦俱往蓋無錫之虛糧八千石而延祥獨得二千  
 石長賦者業益寬而公又以子叔陽成進士損腴田  
 且百畝以輔其瘠者而公又謂諸田散佃不易收也  
 俾易價更置田如其數即不得托消落故有所廢損  
 而公又令易米麥而銀米石為銀四鐮麥石三鐮之  
 半以為程穀貴則有餘鐮旁斥產益羨葺世墓贍貧  
 族婚喪于是乎取給蓋二十年而延祥之華非有大  
 故毋廢箸外徙者不佞蓋少時聞大父輩言成化弘  
 治間鄉賦三老鮮衣怒馬平亭里訟庾釜之羨多挾  
 以起家至不慕好為吏此無他田歲入恒饒而官取  
 恒儉故也今縱不能復故柰何日削損其饒而糜之  
 使同於鄙屋蓋東南者國根本也富民者東南所恃  
 以雄者也今縣官幸稍稍減中外資吏奉為廉平亡  
 非時不經之額矣藉令它區悉如延祥他州邑又悉



如無錫歲計之十稔而後餘糧有不棲畝哉不佞公  
門人獲一再游公鄉而竊觀華之室多潤者不至如  
燕中所聞異之間於公而得其說公謂不佞子為我  
記將樹之豐碑以戒夫後之嗣延祥後者公名某字  
某鴻山其別號嘗為德於國未竟歸而為德於鄉此  
亦其一也

喪大記註天子  
用大木為碑謂  
之豐碑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五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十首

湖廣右叅政掌荊州府事汝泉趙公政績記

荊州故悍王地也而最衝其西縮巫巴之口南北走

梁楚道當

先帝末大臣計有以填撫之為遘良而汝寧趙公由

郎高第出守趙公之守荆未幾荆人以水灾告趙公

業捐帑餘鏹度羨粟而曰柰何不穀欲居逸而使負



捷一作捷

戴襁褓道屬也。身自行鄉落間，以口率其貧弱而賑之。分治舟渡，當溺家為營，高閭地廬之，櫛比相望矣。是歲楚水災，獨荆甚。趙公至而水不竟，災公又笑水所以災者，自蜀江下而西北奔，隄而灌輸，龍灣監利石首莽莽成巨浸，則別築一隄江中，捷木竹石下之，隄成而水勢小，避緩內隄復。諸龍灣監利石首之田露以客歲受播矣。公又笑水所以災者，其上游雖稍得障以緩其下流，壅而無馮，則為尋元穴，故道先其急者，虎渡却兩穴以次開鑿，壅水益有所歸矣。公又笑民所以無歲者，坐水故。今水稍稍治，民有歲而無歲者，何其一民皆窳而更敝於衝，則為去供億之不足者，量遠近酌多寡，歲贏金六千而使道益辦，其一產薄無積聚而賦不均，則為立催徵之法以漸就入，毋令過苦。公又笑民所以省供緩徵而尚不被澤者，何內則困於嚮所謂悍王，而外則困於崔苻如楊盛滿輩者六七千人。公首發王陰罪狀數十，天子不忍置理，傳徙鳳陽，禁而公單車詣賊巢，訖責之，咸蒲伏稱死罪，即日解散去。其壯者即南畝而女即紅中產以上，大抵獲高枕而食所在有矣。趙公乃言曰：江陵素號稱獻國，而今貢士不登額，何以稱主上急



才意守幸稍一切理有餘暇則為飭學官以經義督策諸生成感奮自修偕計吏者十三人矣前是兩臺之使以趙公治狀卓異聞

先帝為下尚書議賜公三品服得食其秩祿以旌之而最後又再上最

今天子特進公真三品俾參政於其省而仍治郡事公逡巡不欲上省尚書下其儀始上省而僚吏大夫暨郡之父老子弟相與謳謔其功德公又逡巡謝不敢當蓋踰年而故吏江陵令渤去為他郡丞媿媿以趙公語不佞也昔班氏稱孝宣繇及陋登至尊知民

事之艱難謂太守吏民之本數繇久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且曰與我共此民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有味乎其言之也即

先帝所以增趙公章祿

今上又進公官不易郡蓋數十百年而始一再舉庶幾孝宣遺意哉不佞竊以為郡守治易耳不為設監司以掣馭之一切從便宜行事故其惠得逕達下而其稱逕達上也今趙公以一區區守能悉見其精誠於上為上者樂而爭用之又操其鼓舞之權於下為



下者樂而爭為之用。即江陵令亦其一矣。程難什於昔守而計效倍之。豈可貌取。敵襲我。夫汲長孺用發河內倉見賞。魏主召翁卿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闕廣漑民愛而父之。張子高捕誅廣川王妻昆弟冀部震慄。龔少卿解散渤海盜賊膠東相勞來不怠流民自占。文蜀郡好教化蜀地學者比肩。齊魯學宮世世祠祀。以此數者為循吏規。趙公固兼而有之。假如上捐一方悉以付公而不斤斤繩考功法其所注就。又當何如也。太史公致慕於異世之晏子。願為執鞭而不可得不佞。雖未及識公幸一生當公竊因江陵令請記其事。

重脩大名守元洲張公生祠記

不佞以隆慶初起家大名。兵使者以間延守。旻攷郡掌故則脩唐狄梁公宋寇萊公韓魏公祀已拊漢東郡守義主已。又新唐沂公弘正父子祠而最後諸生吏民以前守張公祠來請曰。夫是守也。去郡十五年矣。而政若新夫。吾儕不敢以久故逸也。其神明之也。則若前數公不敢以新故狎也。余既已拜公祠退而徵諸生吏民得公守事頗悉。蓋張公甫蒞郡而屬有虜警烽火且達南轉公以意授僚幕繕城濬隍儲餉



糗備甲仗參伍公私之費以交相佐而不為厲約束  
部伍號令一切明簡士樂為用政既成復以授諸州  
邑師而行之觀若畫一睥睨之際隱然旌色屬於天  
大名稱馮翊重鎮焉而郡既以中饒故又其人推易  
使所調發徵賦恒倍而會非若水臺議移賦郡且符  
攝矣張公力爭曰邢洛水而郡幸不被水乃今移賦  
郡是郡代邢洛水也公為天子計臣胡不以實聞  
上蠲其賦而令三郡併散為臺使者愧謝不逮竟不  
移賦郡也郡人素不善訟亦不善避徃自公以片言  
決兩造各吐肺腑用某時入即用某時出庭徃往空

若洗而其所平徃繁簡各以力任益相勸若子來不  
待期集公既多饒燕則朔望行學朝諸生考較經術  
親為誦說擇其敏者某某相以舉子業法而日較之  
後先成進士為刺史曹郎一餘輩諸生至今能記之  
夫郡幸素號平簡不能竟張公才即出公才一二而  
使吾郡煥然而若新傍郡祝吾郡若大府而不敢講  
鈞禮即以張公故且度吾郡前後守多居位自稱者  
而指屈之即無以出公右也吾諸生吏民何能一日  
忘公不佞嘗以轉徙去且八歲而入領太僕守鐸偕  
其幕弘孝以書幣請曰唯入夫之悉張公也業以諸



生吏民意飾公祠矣敢祈八夫之一言以示永永不  
倭既謝返幣而曰張公今也而為天子統百官均  
四海即不能以君郡私夫亦公天子宰也吾安敢為  
而郡上援公其諸生吏民不悅曰有是哉張公今貴  
重乃爾爾吾知為故守而已且大夫所稱狄寇韓三公  
者一有德於吾郡歷數百十載而不忍忘乃令吾民  
去張公二十餘載而忍忘于哉公今固貴重於朝吾  
不知於狄寇韓三公孰也 斷不若潁川守之寂寂捐  
於治郡時也不倭聞而 何是哉諸生吏民之口信  
也張公賢也郡為其 寸吾為其故郡而祠之而

記之而已於是西命道瀛莫間後使者汝賢復以  
諸生吏民意而追徵之乃為記如右云張公名翰字  
子文嘗以嘉靖乙未上第抗之仁和人

築呂梁洪石堤記 石阻河流為洪又水口為洪

余被召北上抵呂梁望若千雉城者而異之則其新  
隄也蓋諸曹署公私家以萬計倚而宮焉而內則捍  
數千頃之禾登場栖畝鄰比相望亡何而諸生吏民  
某子甲襲衣冠而來謁曰某輩幸藉使者之儲脊我  
以毋魚鼈敢一日而忘使者功唯吾子之圖之也蓋  
使者至而徐卸屬大水散潰瀦城邑使者從其大吏

捍衛之  
備待心皆須心  
有儲蓄以待所  
須者



笑謀之

以南通隄而北隄徐報成賜璽書金帛矣而使者所  
 治隄則議委之吏民曰縣官算緡錢且盡柰何使者  
 爭之不得則集諸生吏民而計曰徐隄矣而上東却  
 隄矣而下東則吕梁其潰道也少予緡必土隄隄土  
 而臨河必易決以易決之隄而當潰道是委緡水也  
 緩隄而築之田則公私室廬為水蓄矣是委公私室  
 廬水也乃議石隄費益夥笑之亡所出使者一夕喜  
 而曰吾得之矣吾吕梁之為役夫者千有奇而恒歲  
 以杪秋漕艘盡始畢役今漕艘以首夏盡當畢則遠  
 調役夫遠役之與即家役其便否較然著也大約夫  
 歲人得六金吾請預給之而為糴蕭礪之粟蕭礪故  
 饒粟石當贏錢二百而量加大夫多予之粟而即家  
 役其不以為厲我也吾因石於山因力於夫而吾少  
 加之劑則隄庶幾其取寄秦哉議上諸大吏俱報可  
 使者乃擇其壯夫八百人採石旁山中日往返四人  
 可得石若干餘夫四百使闢阡石工百其高為尺者  
 十使者以旦夕慰勞之而稍扶其墮人人自奮厲諸  
 環隄而宮者畝畝之護於隄者咸相率捐錢緡資搞  
 費使者不藉水衡一金其吕梁絲毫不以煩縣官而  
 隄且告築矣諸生吏民迫欲得余之一言以示永永

阡址同基

扶尺粟切管擊  
其僕左傳无畏扶



對古文道字  
稍船舵尾今  
人謂高師為  
稍子高刺船

而末果尋會大司空郭公云以吏民請留使者且一  
歲益築隄如初而余出填襄漢復還對呂梁甫維稍  
而出肅者益眾其中前請益堅余乃為之喟然曰嗟  
嗟嘉隆之際人主委耳而漕計之是徇至任事者居  
恒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然余以其人疑各自愛  
其才也夫不自愛其才則何以無使者出而孰計之  
必使大司農之粟竭而水衡之金錢無見緡也夫南  
北漕河之要地俱呂梁也大司空之屬俱使者也人  
視國如其身不自愛其才以與國謀如使者而獨易  
一呂梁於國家急漕計實用漢河平故事不愛黃金

功爵以報若王延世者而乃使大司農之粟竭而水  
衡之金錢無見緡也則誠愧使者矣余故不辭而為  
之記以風後之君子使者由都水郎出名敵吉舉戊  
辰進士浙之山陰人其隄延袤里數石工歲月資費  
諸生吏民名氏具碑陰

重建提督軍務行臺記

明萬曆之二載都御史臣應鰲言臣幸得奉 璽書  
領大藩以時布 天子威德吏民親共寢事事小間  
然實不勝卒遯之慮臣所領鄖鎮北抵華陽南跨江  
漢西踰嶓冢而遙東盡涇水寔割秦楚梁三藩之垂

貌不揚曰寢



而又間錯蜀以不時廢厲兵事罷則已所領名為提督撫治而不恒受符節不得從軍興法以便宜從事雖亦用考功計吏顧三方之撫臣實共之而其黠桀者陽受東而陰燒以左支右吾甚或借軀椎埋姦鑄亡命之徒出一探丸而繁覩糜至蝸附距弘治於今未百年而叛者十三一殺卒一殺令三殺尉而禍未已竟也則豈其先臣子母亦縣官之所以委任之者未盡歟臣不勝過計竊以當

武宗朝贛實據江閩嶺海要害數困賊而都御史守仁以提督軍務請詔許之一切便宜從事守仁用是得募卒蒐伍繕甲庀嘗三載而夷環贛之險以千里計諸盜穴若洗至以其餘勁掃竊號之強王而國家無亡鏃之費臣不佞不敢望守仁請鄭一切得比贛制下尚書兵部議尚書兵部議如都御史言請更璽書為提督軍務兼撫治者請給軍令為旗為牌若節鉞者十制曰可於是都御史拜受命乃為檄檄諸道曰荆襄汝以楚之被甲組練左右廣六卒長來曰南陽汝以韓之少府谿子龍淵革抉其勁士若長來曰金商汝以秦之天子蓋罇虎張鏤膺緄滕之騎步若長來曰漢中汝以巴賓叟兵白髮黃頭若長來既



集則為之飭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為之置魚麗鶴鵠  
之陣而親鼓之又三令五申之俾各受約束以歸勒  
部士乃咸歎曰吾鄭自是有帥哉蓋前是孫公以撫  
治之節來填鄭率厲文武士西刈巨憝欲申是請會  
念其二尊人移疾去去而使院有不儆於灾者屬新  
之凡更二使者院告新而公復至始拜命名之曰提  
督行臺有司礮石以記請而公用治行第一入卿太  
理顧謂其代者世貞曰志之母忘所錄更也世貞謝  
不敏不可退而思之當成化時國家盡西南之兵力  
以僅勝諸流人而始服崇郡僑邑居之而猶不足為  
置閭閻不足為置基然其指乃在撫而不在督何也  
今天下方治平荒服解辭鄭四履以之地皆大鎮其民  
逮魯玄以至耳孫不復知所由制顧撫不足而以督  
請又何也當成化時其人憊困然然鳥然思一就栖  
食之地而無其道苟有以懲之則立耳是謂無治形  
有治端其用不得不撫今天下統為平而文恬武熙  
孽牙之萌蓋日夜其間是謂無亂形有亂端其用不  
得不改而督是故晉武之精兵巨源進而陳諷頴考  
退而踰食有以也孫公不以且得代諄諄言地方大  
奚手成事而授之不俟乃獲狗治人治法之說云即



不佞烏能便是官重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難以俟  
後之君子相與懷然顧名國幾哉

督撫鄧陽都御史題詞後記

萬曆之甲戌不佞負履鄧陽室謁故撫臣原公祠退  
而以間延見儒生吏民欲所以永故慨然有餘思  
馬上書請予原公謚下禮部議具如書指報罷乃又  
以間考諸掌故而得諸中丞之氏若名而故太宗伯  
湛文莊公為之文曰保釐堂記湛公之記猶未刊可  
讀而堂之額廢久矣竊以為自原公而下至不佞已  
六十五人大者握衡樞陪坐論次亦䟽附後先以勒

誠立節章明於世而攷所以治鄧之蹟即父老不能  
舉其凡第以為賢長者而已毋亦原公之法定其民  
相慶幸其脫險而就夷歸於淳龐無競之故而諸公  
誠賢長者不欲以獄市擾困之大抵出於蓋公平陽  
之意歟夫是以治者不見蹟而受治者不言功藉令  
一二喜事之臣欲出其見以求勝其前人而父老亦  
遂有所撰稱者要之績頸添足之為耳非吾所與知  
也顧其地東鄰梁西北鄰秦南鄰楚而割其三垂以  
為鎮其慶賞與革軍賦吏治皆與其鎮之撫臣共之  
其民既安於淳龐不復知有上之尊而黠者乘以為



間吏狙恬熙之故而藉口於兼牧之苦而交相匿軍不知興法一切翫愒自便不能無虞於意外而孫公提督軍務之請下矣蓋壘書凡再易比於節鉞帥所謂真政孫公亦以次第舉而臺亦再益新顧諸中丞題名其所至官位贈謚與字俱不載余乃為備識之而復次其說於湛公記之左蓋先原公而討流賊者成化之丙戌則少傅白恭敏公圭以工部尚書來庚寅則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以右都御史來而當項公時太師王端毅公恕以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諸郡白公寬多所縱舍而項公主討鹵殺功最多端毅時時持之榜諭逋逃使歸業又為疏具言鄭房增邑成事是三公者皆社稷臣也以非專治鄭故弗敢志而志其事欲使知鄭之有茲鎮而隱然為原公先者乃更有是三公也

神鼎閣記

鼎何以閣也以度鼎之何以度之志神鼎也何以稱神鼎蓋萬曆之甲戌九月御史中丞趙公撫楚議城孝感其明年乙亥正月城成而少叅王君議城當有所據險因拓其西北乘即湖隍焉方就築而地中鏗然鳴衆恠而掘之若下丈得一函遇風則為燼函燼



而古鼎出蟠腹今口三足兩耳周圍端巖體被五色  
空青結綠與天並瑩中有識皆古頡籀文大小凡六  
十字其不可辨者僅十餘甫出而有紫雲蓋之三青  
鳥時時回翔其上夜所置處輒有光光上屬天於是  
王君與僉憲鄧君德安為守相顧異之以詢邑三老  
對曰鼎養也夫茲邑曰孝感而千戶所曰孝昌其出  
也始

聖主孝養兩宮之祥乎叅軍任某等翼如而前曰鼎  
三公承君象也易有之鼎玉鉉大吉無不利夫  
天子拱已而聽師保以恬養萬類即雉膏無弗食焉

庶幾哉其徵乎博士諸生曰均有之即不讀永平王  
維之詔以公卿大夫得其理耶而賜三公帛五十疋  
九卿二千石半之且以初祭之日陳之於祖廟以示  
孝養也今胡以異是於是二君乃為閣以度其鼎而  
郡三老中丞魯公某等以書來謂世貞其記之世貞  
故有藏薛尚功鍾鼎款摹其識讀之皆合蓋周仲父  
鼎也當周之時南宮仲為卿士以王錫作鼎三而此  
其第一其言惟十有三月者月之閏也王在寒師寒  
師地也錫于琖王琖杯之小者也作乃采對王休命  
言集事告成也鼎也而謂之萬父乙尊萬者萬鼎也父



乙者周初接商器也惟臣尚中臣赫赫者取赫赫師  
尹義也夫此周鼎耳而謂之神何居昔者漢得汾陰  
鼎而帝嘉之群臣上壽賀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獨  
謂非周鼎而對上曰周德始后穆成文武其報禎應  
鼎為周出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至於陛下功  
德愈盛天瑞並至寶鼎自出非周鼎也夫周鼎而漢  
則漢今而明不為明哉若記所稱神鼎不炊而沸  
不汲而盈烟燭之氣自然所生今固未能爾然其恬  
闕於未洽之候而勃發於休明之代先之以鏗鳴翼  
之以雲氣而顯之以光恠此不亦幾於神哉

天子方與公卿輔弼之臣日夜講明文武成康之所  
以治取其道而略其器而公車虎尊所受發得言異  
而不言祥以故靈顯赫奕若茲鼎者三老博士諸生  
僅能拊手加額於州里而已嶽脩貢川效珍吐金景  
歌浮雲非班孟堅之所致頌于東都者乎夫末世之  
頌音不在下而治世之頌音不在上二大夫業覩茲  
休瑞然不敢以聞姑閣以度之而吾姑為之記之  
明德固出漢萬萬上也趙公賢王君垓俱周人鄧君  
林喬蜀人馬守文煒齊人

江陰黃氏祠記



自倭釁起嘉靖之壬子而稍息於壬戌十年之間大者破城邑小者躡閭井其銛鏃之不施於三吳者無尺地而三吳諸富人或兵或燹或鹵或以家徙或以身竄卒不能捐其所垂散之貲以予縣官不得已而縣官用軍興法逮鞫箠之令嚴而後其私帑出若椎骨而監其髓上之爲下與下之譟上暝暝焉交相讒而沴氣作其始也寧割其家以腴賊而不肯爲其上其既也忘賊之毒我而不忘上之毒我於賊之後也其於道誠悖而於計則誠拙矣無他欲蔽之也蓋獨江陰有王宗周翁者家世以高貴稱而王翁自儒起由邑諸生補太學上舍其積纖累微因便規息用計然之笑而恢之諸言治生者咸推冠而竟以起儒故通經術顯於上下之分與所爲損爲益之大先是戊申歲未有倭釁而翁與江陰令謀邑枕江得無爲盜窺乎且城皆土是可坎而登也計以爲甃之便首捐金六千身長其南東面之役而先之凡三百丈有奇不踰月賦畢臺使者後先擬上翁狀翁謝曰江陰民城江陰分也而何上狀爲乃僅得褒旌居五年而倭作且及城城以甃故堅第之藏粟翁又輸兵儲粟爲石者七千而睥睨之卒旦夕餉爲石者千賑貧民避



兵為石者二千令復議子城增於門凡四而翁任其  
三顧其子諸生道事板築焉其明年丙辰倭遂傳城  
肉薄而攻者四十日而不破又明年丁巳 天子大  
發兵屬尚書文華討倭責諸富人金助軍翁指復七  
千於是尚書偕督撫牒翁為蘇州衛指揮使翁辭曰  
吳民助吳兵餉分也不可則懸其牒人謂黃翁是牒  
不當翁捐十之一豈其以浮取故而避之翁不答而  
謂道曰是牒者尚書餌也且釣我我橐懸罄矣尚書  
果欲悉卷翁餘貲不得起獄以窘翁而奪其牒始翁  
之為家也皂帽布衣徒步斤斤然食不再肉從不累  
僕無園池器用妾御聲酒之好諸富人竊笑之曰是  
夫也始為人積者也既翁之為縣官捐米者前後萬  
石金萬四千而富人益笑曰夫夫果其為人積者哉  
翁卒而諸城居者稍稍追歎曰微黃翁吾儕其不肉  
倭也而臺使監司行部者得其事顧謂江陰令微而  
人之力與倭共比城矣於是其富人亦伏而相與謀  
立祠於翁里以示報翁之子道謝不敢當曰先人以  
諸父兄故毀家以扞之而不肖乃以先人故勞費我  
諸父兄請竭不腆之裝而為家祠以姑答我邑大夫  
與諸父兄指乃即居之左為祠肯翁像於中而以媪



趙配謂翁之得成其業與志皆媪力也落成而道率其弟子諸從孔明祀事則鄉人人素牲楹醑而來拜曰是無以報黃翁萬一請歲歲無廢伏臘太宰劉公聞而嘉之為頌其楹崇功報德而道益謝不敢當曰先人業不仕僅引邑人分毀家而扞諸父兄毋所任功亦毋所任德顧謂不佞其為我記成事而已不佞乃言曰知禮執道也夫所謂法施於民能扞大患者其於黃翁祀固當然此皆請之天子下禮官議報可而後行夫家祀不及鄉鄉祀不及國道以國人鄉人之指而約之僅從家人禮庶幾其有承載自今而

為道之後日從事於祠者思所以闡揚而光大之為鄉人者感王翁之為德於鄉則思所以報熟王翁之為德於國則思所以齊貧者不愛力富者不愛訾務革其故而媚於上而王翁不言之化宏矣哉因記其事授道刻之石祠前後六楹其左右室有大士元君像前室有文昌像王翁素所奉也有餘屋以棲守者以居庖廟有池有亭及曲水流觴之屬以待觀者則道意也翁諱鑿卒之年七十有二道博學為諸生數舉不得志改尚書禮部史當有官厭而游江湖間其歌詩人人稱之與余善



遲鴻臺記

東明故無山漳流循之若游龍然而土多息壤是故  
易以臺登臺而全魏之地若鏡蒼然之楚四起而刺  
目是故其望易以雄吾友穆君敬甫既用護石給事  
創謝工部郎歸始為圃於邑之西讀書其中所種梨  
棗之類幾拱矣而復用厭嶺南節自考功郎罷歸乃  
復為臺於圃之陽臺成而給事再起以尚壘出使還  
里是時余入領太僕也考功觴尚壘於臺南望而相  
謂曰王子且過我東明矣吾三人鼎立而相與慷慨  
悲歌談說古昔之業不亦快哉而余竟取瀛莫道弗

過也乃尚壘迫簡書亦入朝敬甫悵然而歎曰不佞  
二三兄弟不能來去者而乃去吾偕者以遺不佞鰥  
而號於臺則寧能遂忘我因名其臺曰遲鴻夫鴻者  
兄弟也庶幾其猶來賓哉余聞而重歎之夫敬甫以  
漸陸之跡困於考槃蓋終其身利幽人貞而不怨尚  
壘揚於王庭羽可用儀雖出處道異冥冥之節固鴈  
行矣而余猶不能亡足蹠於稻梁弋者猶得暮之此  
何有以當敬甫心而必欲遲我為且敬甫之翼息矣  
是安能越景山渡蓬池而相尋於廣莫之表不佞逐  
逐方愧見栖者亦安敢遽以玄月為候而趣敬甫故



因尚璽之請為臺記手書以遺之俾旦夕揮五絃而目送我以無忘山水之感可也

### 竹里館記

去新安郭之三里其地負高而臨深其江曰練江泓渟萬仞黃山白嶽蜿蜒摩天其趾在數十百里之外而蒼翠接於眉睫其清可以釀其膏可以粳秫蔬茹果蓀邑人汪惟一之業在焉計畝而延袤可二十而竹據其三之一惟一乃構數椽讀書其間以竹自蔽不復施藩當山而軒峭借鬱葱吐飲吾胸蓋環練江而勝者不必盡歸之汪亦畧得之矣惟一之言曰吾

日三商而起阿段汲江烹茗之羸取而洗竹裁籜為冠暑則去之有鶴四翼時唳時舞吾起而應竹皆吾助間一開吾卷而琅玕之色流潤細碧初陽拂稍則少文之圖若益而青葱者微颺流響則少文之琴若益而琮琤者吾放歌而聲留於長離尾翮之間而不雜於塵囂不墮於市廛之耳吾寓目而蒼鱗綠壁為之左右其適而光不出於牛背至於雲之旦月之夕白雲之芊眠於晝而涼風之颯於夏吾無不與竹宜者吾不能為張廌逃於其間以謝客客至而吾釀足於江釣如之筍足於竹蔬茹果蓀足於竹之旁畝咏



嘯詣譚箕坐高枕足於竹之蔭而客未嘗不得意去也吾之與此君真足以終其身而不知老者蓋築成而有芝產於竹所凡十餘其大若盤而色青紅可愛叩之有餘韻於是吳興徐子與異之題其館竹里而書屬余記曰惟一多游吳越間而意不能舍其竹以往得子文而時時寓其目是惟一不恒有竹而竹恒在也惟一曰非是之謂也子之記待吾竹以有而吾之竹賴子之記以不泯為兩相待者耶兩相成者耶子不能辭乃次而授之為記

華氏先賢像記

華氏之先賢像存者七人首為魏司徒安樂鄉侯歆少與管寧同原齊名由郡守高第為相國禪受之際以義見色爵邑不增今像若寬眸而中毅然龍德猶未衰乎其次為晉上虞令茂前長岑令耆皆見蘭亭禊集間上虞以詩成免罰長岑得三斗飲不妨並勝今像皆朗朗超逸有永和名士風又次為孝子寶少失父尋訪不得遂竟老死不冠髮孝子無子子弟之子其後最盛甲天下今像猶雙髻已老而有慶其顰若不解者又次為宋大理卿希叡翰林學士叡叅知政事文盛其人皆駁歷津要言天下大計以文學政



事終今像則博大豐腴先後稱名公卿云學士鴻山  
 公今之最聞於華者汲汲其宗文獻家藏先五像  
 復於龍暝蘭亭圖中模上虞長岑二像取列傳告身  
 論贊之相及者合為一卷而以記屬不佞世貞曰不  
 穀敢以是盡華德乎哉且夫求千載於遺事而佞得  
 之猶委曰傳者之未工而好惡之猶有徇也求千載  
 於遺言而又佞得之然又猶諉曰或門弟子載者之  
 誤夫形肖至易移也丹青易墮也帑素易渝也不穀  
 敢以是而盡華德乎哉夫亦志吾羨璫而已世貞乃  
 復有請於華公曰華之先不有宋右師元者也耶即

從音詭重累

誣音內託言

睥音綴大目  
瞞音瞞大腹

左氏所稱睥其目瞞其腹于鬣于鬣將無可按而像  
 以為華始也公笑曰不穀固未之及也雖然以為遠  
 遠慮誣也吾亦志吾羨璫而已世貞曰善請遂以為  
 記

并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六

并州山人稿

卷之七十六

二十一世紀堂刻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也

文部

記

仲宣樓記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於荊州作登樓賦而江味必有仲  
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友人襄少史石紹穆  
至自脩楚乘還斷以屬之襄陽其辭甚辨而甘旨以  
劉表始至宜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北據漢川  
以臨中土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效昭始不



離襄陽而江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為幕下叅佐以共朝夕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劉良注茲賦猶以為江陵而盛弘之荊州記則直以為當陽其所稱陶牧昭丘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葬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東有陶山山有陶朱公冢則所謂陶牧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都為襄州之樂鄉其所謂昭丘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賦又云倚曲沮之長洲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房

陵寔為襄壤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道然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為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

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辭稍遠而於理為近也夫襄陽之必為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為仲宣吾固不暇論其辭之嫩稱於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筆亦無足以容吾贊獨恠當仲宣時天下半糜躡於戈戟其可借而托足者獨荊州而幽憂感愴之極自謂其身莊舄而心鍾儀若有羨於求群之獸與舉翼之鳥豈以景升之將貼而荆社之不木歟迨其一說琮



而歸操甘為其用事之塚而內豔其所從之神武遂  
忘先太尉司空之所以相漢其於辭蓋不以風而以  
頌矣然則仲宣之所為懷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  
也予既以語紹穆而會 襄國王有所拓飾於樓使  
使來請記今 天子累葉神聖薄海內外為一雖窮  
髮不毛之地梯航所可及者若在堂隍之下而無所  
慮其私王以親賢有國茲土世世共奉唯謹亦寧若  
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玷于宗袞哉予故不辭而書  
之石以示夫遊者仰而國俯而家靡所不衍衍即欲  
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附於登高能賦之義足矣  
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世德慶源祠記

蓋德靖間江陵有隱君子二人云是二人者父子也  
而貧父曰以信公廊落好施予每侵歲荷一鋤行野  
見白骨則裹土而安之而為之封里有暴死不能棺  
者問以信公立為辦自公之為家亡斛粟尋帛之羸  
然徃徃與寡人子共而甚或寒邁裸者不憚解衣衣  
之矣有趙回兒者役於光澤王困不任鬻其子以信  
公憫而還之併直弗問後王召故鄰里飲其左右竊  
相目是夫能為隱德者也王問知為公與其故大異



之因起奉觴壽公且徧釐于其坐客而為脫趙回見  
役郡中人翕然歸以信公仁矣一日扁舟下孱陵大  
風起舟覆公浮沈波浪中誦佛自如凡十里而始遇  
救于于然亡所苦也以信公既用老壽死有三子而  
其仲曰東湖公東湖公稍飾儒術而性鯁介不能翫  
髀貴勢業以析箸故益困然其自喜為施予益甚凡  
東湖公之為家十六供外十四供內以故居恒不能  
具美衣甘食之奉而有嘲之者時暴羔糧即為羔糧  
詩托於陳藏器以見志時人始異之而東湖公有子  
曰太虛公又能自發於儒以推明二隱君子之行而

少數竒上有司輒弗利然能授其子太嶽公業業或  
弱冠而入中秘四十餘而拜相光輔  
二朝至以經術為

今皇帝師天下被範圍財成之化於古今無兩自太  
嶽公仕至少師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  
士而封太虛公官如之其贈以信公東湖公亦如之  
天下歸德於太嶽公而公不自有曰余父太虛公教  
也即又歸德於太虛公而公益逡巡不自有曰余惡  
敢當意者二隱君子之遺乎於是先後臺使者為世  
德慶源之坊以表於江陵而太虛公乃始緣國家令



甲奉祿賜之餘即家置廟因坊名而屬世貞記其事  
夫天下之所慕說太嶽公之範圍財成以為今古無  
兩而推本於二公之所為德度其所施舍不過算縷  
權祿之微所拯濟僅可以指數而其名亦不能出於  
里閭之外若霄壤之不相際然愚則以為為德者各  
滿其分而已二公之為德於所知則所知盡為德於  
力所及則力所及盡雖太嶽公亦盡其所知與力所  
及者耳德大小殊其能滿於分均而發於不忍之心  
一也且夫稱慶源者亦知所以為源之說乎哉夫中  
國之為大河者派而為九以灌溉於九州徧而後委  
輸於海而諸言水者莫儷也滴瀝滲滲滂蒼蔚雲霧  
育鱗介北彙之所取敷而北動之所資食飲者徧而  
諸言功者莫儷也然而其源自天漢下崑崙始涓然  
甕口耳稍寬之而星宿海泓然耳濫觴而已又展之  
穿厚地而分分而左葱嶺右于闐而復合合而注蒲  
昌返燉煌透積石摩龍門而復分分而後布九州諸  
所益無非水也者然不能舍源而自稱河也其河之  
得為大則河自大之也昔者閔宮之詩魯侯之享后  
稷其盛至於龍旂承祀而所稱述稷之功曰黍稷重  
秣稊穉散麥不過農事之恒而至於累纖微積忠厚



其支流足以溉魯之山川土田積數百載而不替其  
源固微抑何深且長我以擬二公何異矣余不佞竊  
謂二公祠既成太虛公當及秋從子弟而蒸余不能  
效楚人之語以迎送神則竊取閔宮之末章歌之曰  
松柏有焉路寢孔碩新廟奕奕以美祠也又歌其四  
章曰犧尊將將毛庖載羹籩豆大房美祀事也已又  
歌曰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美太虛公  
之不居德也其不忘先人也其教民厚也故享而昨  
之福也則又歌生民之末章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為公之子姓與裸獻者告也若夫稱河而大其源者  
為太嶽公天下能知之毋俟余矣

鄭陽藏書記

三強胡說

鄭陽古一聚落也強名之曰縣而至成化中強進之  
曰郡又強以一都御史居之余生有士安之癖不能  
一日釋書前年冬自太僕出鎮鄭亦頗有扶冊足讀  
而間欲有所雌黃走一郡數邑問他本亡論不得即  
不能舉其名而其為諸生自經學數種外間與語子  
史百家則大恠駭以為欺我竊以今之仕鄭者雖不  
若寓公遷客之多暇而賦詠稍簡自墨艾以上徃徃  
足三餘而不獲究仕優之說其諸生豈無卓異過目



成誦者竟白首而猶面牆今天下號為同文而鄭以  
僻陋故去嵩洛圖書之國不千里而隣於鵠形鳥言  
之民抑何其不幸也余既已憫之而會有南北使則  
出贖鍰之羨以屬郡俾北走燕南走建業又南走吳  
郡而購所謂七略之遺者得十三經二十一史衰周  
以至盛明諸文章計三千餘卷而典故比詳之書亦  
與焉印識其首尾而歸之郡俾度而鑰之諸宦游茲  
土者若郡之為薦紳先生博士弟子者欲有所考誦  
或就而備或請而誦畢則仍居其所期以有益毋損  
而已考之茲城之流寓獨有唐濮恭王恭王泰恭王之撰  
志括地其蓄典籍踰於秘閣及歿而施宅為寺而遺  
書之存者無一也豈其流離播遷之際有未易以自  
致者乎余幸而當右文之代力稍能得之郡始有此  
書以啟異日文獻之百一度幾彬彬云爾若乃參大  
其事而比於宛委二酉之藏則有所不敢也因刻之  
石以告夫嗣余志者

儲慶堂記

此御史中丞洛陽溫公之堂堂何以名儲慶也易不  
云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儲之為言積也非久其胡  
能積蓋溫公之自稱曰吾先大夫以明經困公車久



而始成進士又久而授行人行人久而一遷戶部郎  
竟不獲拜壘書以沒而又久之不穀奉先大夫之教  
以成進士授行人皆獲從先大夫後遂任御史滿考  
贈先大夫如不穀而始拜壘書之賜其辭畧曰若寔  
儲慶以開詰嗣蓋自是而始有祿耕之餘乃即先大  
夫之舊廬而稍拓之不穀再荷 上寵靈用中丞節  
撫趙魏尋撫關中則先大夫亦遂獲中丞贈而有二  
子源淳其長者冠鄉書而次亦廩學宮蓋庶幾徵慶  
矣凡不穀之所以有今日者孰非天與 人主之賜  
也然而孰非先大夫之儲也先大夫位不盈德名不

暢實施不靳報善不近聞博取乎學而寡洩其秘博  
脩其行而寡成乎名即所謂儲慶者先大夫能儲之  
而不能自名之 人主胡以知之也夫 人主之言  
天言也天發慶於冥冥不自顯而托 人主以顯固  
然乃至天不自言而 人主亦代之言於十載之前  
而徵於十載之後則固不穀先大夫之所獨也不穀  
何敢忘且以于公之門焉而高三公之堂焉而槐彼  
其所為儲而獲慶若執左券矣然猶自為之而自言  
之孰若夫 人主之代吾先大夫言也不穀故舉而  
頽之堂庶幾為吾及子孫者一食焉舉足焉而不敢



九州山人補遺卷之八十一  
世宗皇帝  
忘夫 人主與天之貺而先大夫之所為儲吾子以  
為何若余謝不敏則謂溫公之所名堂者有二善焉  
其必稱天之慶者仁人之厚也必稱 人主言者純  
臣之則也必稱先大夫儲者孝子之思也且溫公洛  
人也不聞夫周之先自姜嫄氏誕后稷之穡以逮公  
劉乃積乃倉及古公而後聿來齊字其累善也若銖  
寸而不厭其受報也歷數千百年而不爽人固知古  
公之有堂室而不知其先公之為儲者久也雖然老  
氏有云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夫蔽者晦光也不新成者不斲為新功名也蔽不新  
成此豈所以為儲之道而日損者日益故曰聖人終  
日行而不離輜重蓋何嘗頃刻忘儲哉公之先大夫  
諱新公名汝璋吾未能他悉公其按吾吳能持風裁  
為赤子去蠱賊功德於吳民甚大是真能繼先大夫  
儲者故為本易之所繇名而以老氏之旨終焉

翰林院侍讀學士鴻山華公壽藏記

華於春秋以公族世輔宋為著姓而其後人有晉孝  
子諱寶者家無錫於江南為著又千餘年而華氏之  
族若指幾二十萬明之姓無著於華者其冠蓋贊問  
徧天下然獨學士公最顯貴而又最賢學士公名察



字子潛其父曰封郎中公謹母曰鄒宜人郎中公用  
計然氏言起家累千金有二子其季曰學士公郎中  
公固用織起而內慕嚮儒術又才公使博受諸名師  
經無所裁費公生而穎秀岐嶷十二工屬文為邑諸  
生尋補太學生

先帝之元年舉應天鄉試明年會試不第歸而其學  
益邃遂再舉進士高等以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吳中  
諸度吉士陸君榮屠君應垓袁君袞俱卓犖雄奇才  
公出而與之角時時相甲乙隆然聲起矣顧自諱不  
欲以執文進間則與陸君談推世故引經義忼慨相

責厲有古烈士風而久之以業成當授官史局有所  
不悅於新貴人出補戶部主事督淮安稅爬搔其垢  
殆盡垂滿引病歸逾年病良已入為兵部武庫主事  
遷職方員外郎尋為車駕郎中議裁損郵傳供億歲  
省以萬計時公文日益高濯砥其行誼數得交游聲  
而會

上開文華幄延諸儒論難經義有所廣益得公等十  
一人而公為翰林脩撰仍郎中故秩公力辭秩報可  
久之校錄列聖寶訓實錄成遷侍讀加正五品服賜  
金幣時郡國數上禎瑞諸儒臣有以頌要公奏者公



李州山人集卷之二十七  
嗾然曰春秋紀異耳且

上庸我何意而乃以諛終乎 皇子生奉壘書論

代藩無所私還同考會試又明年立

皇太子諭朝鮮賜一品服往公雍容善為禮其國人  
大小固已目屬之而所贖賂珍貨直數萬却弗顧曰  
若無以豔索中裝而陸賈我則益悅服公相率從公  
至鴨綠江為祖拜而別會置 東宮臣公當遷司經  
局洗馬而前是

上欲舉故典有所起為內閣臣者相臣李公以公名  
上同列多搆公搆飛語給事御史疏論諸東宮因波  
及公而御史垣言尤峻至謂公酌酒宣淫殘人黷貨  
上故難言者而內重公持之數日召相臣夏公顧公  
語曰李某嘗薦某輔朕者顧不當輔 東宮耶且若  
杯勺不入口安所從酌又數日竟用難言者故寢公  
洗馬以鮮公遂乞省覲歸因移疾治第旁為園池植  
花竹徜徉其間不復問世事時郎中公尚無恙公所  
以扶持萬端得其娛而郎中公顧不憚謂公柰何家  
而食我公弗獲已強起補故官尋主試應天公至是  
凡再試士其所取亦兩魁天下諸多顯重用事者而  
其所著程式文傳之海內博士弟子至今以為準尋



遷侍讀學士視南京翰林院篆公念郎中公老幾得  
南以便養而相高方幸貴其所任子世蕃狠而貪使  
其客華延壽謂公曰嚴翁敬報君無強南即必宗伯  
吾力能為得之延壽者公族人也公固謝因益欲南  
而鄉人嘗為郡者曹生修郎中公却構試事中語給  
事御史復有所指摘聞

上詔予外公所為試事公其得人最盛如嚮稱然略  
不為辯第以郎中公老請得原官致仕嘆曰語有之  
曙戒勿怠吾今而知所以處矣居無何夜有斧關入  
者且百人聲甚厲公既以脫度且窘其二尊人遙呼

曰若何欲吾能足若慎毋驚吾大人投之鑰恣藏所  
取盜懼呼解去公從容說郎中公曰大人所積財以  
遺兒耳而至誨盜幾遺兒死假令兒恠不與盜甘心  
焉又遺兒死且兒在何虞財乎郎中公漸解而久之  
與鄒宜人相繼以老捐館公痛毀骨僅立素然而廬  
者四載絕葷酒御內如一日既服除人勸之仕蹙額  
曰吾不為祿以畢吾親而身何冀焉於京朝無所通  
問曰嚮者驟騎里步武耳而懶不任舉足今僕僕數  
千里走吾手何謬誇也則又曰吾姬志大而途日益  
左吾老矣強而為德於天下毋寧為德吾邑武會其



兄光祿君老病且死公為提攜其諸孤子俾有家族  
苦後以宴倡百金先之田歲獲可粟麥數百石其貧  
不能自衣食婚葬者以差受公緡錢無筭華自是無  
筭俶郎中公故好斥產腴田至萬畝公稍稍捐其餘  
以謝貧民而田之贏自贖五服外為輿梁者病需醫  
者歿而無槨者均於公乎取邑故苦伏稅其田入於  
貴豪而稅留於鬻者度不給則相率亡逃長賦者以  
是益困公從史邑令搜剔之戒虛稅六千餘石得伏  
田十六萬畝他亡逃者復長賦者稍稍蘇矣邑故無  
城會島寇發邑令困于懸不時城公率五百金為城

費曰城成豈獨捍邑大夫耶衆始奮為令城寇卒至  
不下而辛臣文華來帥江南嘗交公郎署間酒謂公  
君不知故人能立貴人者誰耶公佯不解退而笑曰  
使我欲立貴者不待汝矣文華竟用汰敗都御史大  
立御史儒守宗夔司理仕瀛後先於公稱門人見則  
曰諸君念我為我治理吳民幸甚毋數溷野人廬也  
里有橐千金寶尊直亦數百金者求公為居間公不  
視斥之去公為座主不欲以德有其門人其家祠五  
座主春秋奉牢醴不絕曰取人者居公取于人者居  
厚不亦可乎公不汎交與而所厚即汝身及其子若



孫為經紀如一日非其人日望公不得一頓笑所厚  
更千里訊問饋遺不衰以故天下於公不盡歸通人  
之譽而深知者以為賢公為人中形白哲疎眉秀目  
春容粹美温然大雅君子也少苦羸中歲喪錢宜人  
即獨處起居食飲蚤暮為程節不爽至六十稍益充  
七十遂大克齒可以矚視聽不少衰而顛華有復獲  
者華太宗墓七公次第葺之歲時必躬祭祭必務肅  
繫其牲醴而居恒食不過三豆即享客倍之亦不為  
奇饒味其儉朴蓋天性也公為詩故多應制贈送諸  
什以宏麗典則稱而自其歸絕不守故武務汰其色  
澤而陶洗之天骨自露蕭澹簡遠冲融悠雋出入彭  
澤襄陽間世所傳巖居稿是也有丈夫子三人俱彬  
彬家其學而少最穎為叔陽弱冠成進士今官工部  
主事公之主南畿試不佞世貞嘗辱公舉前舉者所  
謂都御史大立為翁君孺叅布政使陳盞子兼其人  
文章家流傳公比於古鉅公長者而公間不自得曰  
言大非其任也顧謂小子戇不至阿所好幸生而有  
以志我不佞嘗讀巖居稿竊意公蟬蛻宇外不屑屑  
者及獲私公事行抑何惇篤宛至精人理也驟而接  
公語靡不肫肫中事窺徐而叩之援經術辨今古光



洋不可涯矣更微而察之至几履間又靡不稱任使  
者君子觀公才於政十不能得一二其政於家於鄉  
始得其十四五而所存者固不在是也公不為時儒  
耽耽俎豆而內外行備動止自矩不為釋而能慈物  
空有不為老而得清靜之旨貴於畜精保年庶幾賢  
而達者哉公今年七十有三壽藏於邑之蕭塘樹之  
梓餘二十年而不佞始記其大都刻之石而虛其銘  
以俟長者

昭勇將軍鎮海衛指揮使楊公暨配汪淑人合

墓誌記

王子曰合葬禮也古有之自孔氏始孔氏之葬於防  
也封之崇四尺曰不可以不識也封之自孔氏始也  
葬而以衣冠合也古有之其記則楊氏始也曷為記  
詳生也曷為詳生詳所由合也曷不為銘懼弗徵也  
楊氏者今都督公尚英也公既罷都督歸而謁余則  
慨然歎已踈然避席曰不穀將有事於先大妻之墓  
也竊以請於子曰者王父歿屬先君子之稚也先王  
母之孳然也而誦於家也蓋王父歿四十載而王母  
始克從是時先君子能官矣差具窀穸矣又十餘載  
先君子歿而不穀賴



上恩備環列以至節帥大司馬按功籍上之王父母  
 俱獲進三品有爵號將從大夫祭矣顧其墓隕然卑  
 也松櫨之貌弗改也是不穀之罪也夫是不穀之罪  
 也夫謹以甲子之冬孟以王父之衣冠藏於壙之左  
 而加封土顏其石曰是唯昭勇將軍鎮海衛指揮使  
 楊公暨淑人汪氏之藏公又曰嗟乎傷哉貧也先王  
 父之弗克塋蓋從火云不穀不獲侍王父則猶及王  
 母時時為諸孫言王父之為千戶也寔視一戶筭竟  
 其身一青布袍無二也出亦無騎僅走一奚僮佩筭  
 囊而身從之然衛吏交相戒指此羸官人廉母輕犯  
 也諸孫中有服繸絲者王母輒驚泣曰吾侍若祖二  
 十餘年而不見此服也若何所得之不穀亦未嘗不  
 次嗟從泣也王子亦曰傷哉貧也雖然可以觀公之  
 王父矣今吾鄉惡少年一視筭即以筭為其家不則  
 怒馬鮮飾盛騶從馳騁城郭中矧布素而步從一奚  
 矧如公之王父為楊公其志之詩云坎坎伐檀兮寘  
 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公之王父有焉又  
 云惠於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楊公有焉

書事

書吳大夫事



世貞故為尚書郎時從同舍郎孝豐吳維嶽游後踵以監司察治山東游懽甚乃見其先大夫君源公狀曰母以不穀交而使先子當過情譽蓋世貞受之大夫諸事行章章中法程者不勝數獨其於御史著御史獨於去伏著輔相中即無稱方少保然其為人沾沾好譽居位自力多辭少進踰於前後數公霍尚書世固以為賢者哉而柰何並從家奴刁氏之黠把守令南東民畝也史傳所記曷徵焉吳大夫不以二公素貴賢故假益繩之力毋失其美大夫矣二公即不以吳大夫繩之故而寬之則可胡汲汲假手汪中丞為

也為吳大夫笑也者是為二公笑也者惜哉語有之時無赭澆黃土令吳大夫今尚治御史不知其柱後惠文翹然而角奮何如也然計今所以報御史御史止死矣不得稱吳大夫矣吳大夫當乞骸骨時尚書省中旦夕注獨坐之拜尼之還報大夫怒曰仕宦不止車生耳吾以獨坐易吾大人哉趣上得請徑謁臺辭謝去臺使者暨其僚不知也毋論臺暨僚其臧獲不知也嗚呼此可與世之選悞刺齷怒馬炙轂者道哉余友人翁長君言廣地肥朝貴人為豪猾民佐之錯臺察守相而治所坐豪臺察守相詳瞽毋敢推所



生即臺察守相豪欣然以奇貨可居也自吳御史後  
有郭御史稍稍逆歛習讀漢三尺矣吳按方霍部按  
湛尚書郭御史余恨不識之竟坐為御史殘賊免

書應生事

仲芳既已杖朝堂則從四期門鳴夷果來血涔涔下  
也吏士目攝亡得問誰何諾稍熟仲芳者拚鼻自引  
匿去而故下獄尚書當仲芳迷罔不道死尚書坐輕  
贖矣曹郎坐亡奉行謫矣獄吏一二緣大臣指謾罵  
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即為廼公治鬼室仲芳所止獄  
舍卑甚又久雨蛙黽分枕席而卧久之應生乃當視

獄從血肉中辨仲芳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  
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叩叩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  
得改室燥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  
有連微聞之恚謂何用我為且纍之詈元宰若詈敵  
柰何即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焚風  
尚書求其主尚書心知為應生也難之或謂生且遜  
謝亡有生喟然曰大夫也豈其以余非人者益旦夕  
候仲芳自如移年期滿當請報生走尚書所絮語公  
力爭之可得也毋令天下有以詈廷尉繫法日數反  
尚書熟計 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



速死者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救亦竟念其  
事乃已語余天其殆者私仲芳不爾左脚亡遂短而  
大臣畏搖衆說云吾不敢以身益 主上過毋恐然  
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屬家人藏余血三歲而  
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書二館人事

余守比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之兵  
憲始丞吳時也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徵之兵  
故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烏散走而丞方獨  
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

丞館人挾抱丞上馬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  
直前手搏賊連中數槍手不吝竟死丞以間得逸去  
余使三輔遇韓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  
華令入覲過淮陰改陸車輒輒從水上行也已水薄  
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馬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會  
傍有施繩鈎下救者縶且及館人號曰左被髮而溷  
為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縶鈎令起宛轉間竟失  
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  
為恨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信眉目掀鼻昂頰鼓掌  
稱伏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鼠相接也恩至



九州山人集卷之二十七  
十九世經堂  
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  
深矣夫二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  
豈遂以是為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違其一念所不容  
已者而已夫違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  
不為徒死哉

書與于鱗論詩事

已未正月余以臺謁之濟上于鱗烹一豚候我田間  
出鱸胥佐醕苦劇談久之盡一甌苦五十六整漏且  
行盡于鱗睨謂余曰吾起山東農家獨好為文章自  
恨不得一當古作者既幸與足下相下上當中原並

驅時一掃萬古是寧獨人間世哉柰何不更評權所  
至而令百歲後傳耳者執柔翰而雌黃其語也余唯  
唯于鱗乃言曰王君足下行棄我濟上去矣馬用自  
苦齷齪為也其不以吾二人更標幟者幾希請為世  
人實之吾於騷賦未及為耳為當不讓足下足下故  
盧柝儔也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  
者離而合也寔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  
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間乎吾以句若以篇耳諸近  
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妾七言律遂過足下一  
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耳余時心伏者久之已前



謝于鱗曰吾於足下即小進固鴈行也豈敢以秦齊  
之賦而匹盟主吾之為歌行也句權而字衡之不如  
子遠矣雖然子有待也吾無待也茲其所以埒歟子  
兮雪之月也吾風之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無極我  
之變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于鱗曰善請言  
文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其工極矣子之錯於材也  
世無通於古者以故無稱子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  
子也甚於我即百千萬年而其疑子也又甚於我雖  
然謂子隄勝我者獨子乎我心耳于鱗大悅曰有是  
哉吾二人之窮也而足相樂矣更起送為壽質明而  
罷後旬日書來言快矣茲夕之千古也豈直爽鳩之  
樂哉又一日于鱗因酒踞謂余曰夫天地偶而物無  
孤美者人亦然孔氏之世乃不有左丘乎余瞪目直  
視之不答李遽曰吾失言吾失言嚮者言老聃耳其  
任誕若此

書龔可學事

嘉定龔君汝脩二十餘矣而成進士諸成進士者見  
無不沾沾自喜也而龔君獨有憂色王子數目之一  
日請問曰微吾子之目之不肯固有請也已出一編  
示余曰此所以志也蓋汝脩之父曰可學者為諸生



負雋才有聲而自其曾大王父曰司空司空公故  
貴然其為人温然長者有子曰探源公亦長者至王  
父南山公益務為長者其為長者日益甚而家日益  
旁落南山公計無所之則舉以畀可學曰庶幾其不  
斬我司空公之緒毋以資人吻也可學既自負材又  
自以當南山公指則日夜勒束臧獲治生窮叛臧所  
詣縛之歸曰胡以負乃公不則有地下耳田竄入宅  
主復窮之歸故吠曰非而所得有也讐可學者陽為  
納好可學數稱於人以為才子躬即可學亦信之而  
婦劉以過勞得疾歿矣會南山公亦病蠱卒可學方

治冢瑩滋樹材木曰柰何夷我司空之墓宮以與豎  
子等而狐兔之乃夜有暴客毀丙舍入群殿可學死  
投之火立燼而可學有幹某者邑居聞之顧汝脩方  
五歲謀曰是讐也必絕吾種即負汝脩一晝夜走百  
二十里而投其外家張氏張氏固好義不侵為然諾  
者也為藏汝脩謹事之而可學之友殿都輩聞於官  
跡暴客所悉捕煞之蓋二十餘年汝脩之業成而始  
復為龔嗟嗟千金之子不死盜賊此言信耶則可學  
奚述焉然偉元之孝焉而以盜死王筠之文焉而以  
盜死此其意寧以死躓也彼夫突如其來如而焚如



歸州山人稿卷之七十七  
三十一世終堂

死如棄如者亦遇耳獨念自司空而下三世為長者  
而乃死可學以報何也夫以三世為長者而以可學  
死可學死而汝脩竟成進士為聞人天固久而定也  
汝脩必欲得予言而不朽可學夫予言亦烏足以不  
朽可學汝脩務自勉之而已矣

歸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七



